



藝
海
珠
塵

14
1627
59



紅印

木

藝海珠塵

聽彝堂藏版

門 44
號 1627
卷 59



藝海珠塵木集目錄

十九種

正易心法

皇朝陳希夷

學校問

皇朝毛奇齡

郊社禘祫問

同前

小國春秋

皇朝焦袁燾

小兒語

明呂得勝

續小兒語

呂坤

捕蝗考

皇朝陳芳生

滇南新語

張泓

松江衢歌

陳金浩

藝海珠塵木集目錄

早稻田 大塚
25 10 30
購 券

淞南樂府

遠鏡說

滇南憶舊錄

紀聽松菴竹籊如末

雜詠

月山詩集

月山詩話

鎌山草堂詩合鈔

四繪軒詩鈔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

楊光輔

明湯如望

皇朝張泓

鄒炳泰

唐李嶠

皇朝宗室恒仁

同前

明王光承

皇朝徐振

周春

蓬海珠塵

經部易類

南滙吳省蘭泉之輯

江寧胡鐘山音校

正易心法

麻衣道者纂唐末宋初人姓名履貫未詳希夷先生受並消息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

序

易學病失其傳久矣姑溪太守李公出麻衣說關子明傳曰吾得二書不敢私諸已今用廣於人或字畫之訛子其為我正之準竊幸管窺不敢辭听夕瞻對若祥光

蓬海珠塵

正易心法

一

爛然發乎蔀屋之下信夫神物也公得其傳行其道又以傳於世蓋將極易學之病而還易之本旨豈誦說云乎哉公用心也仁矣

淳熙己亥三月丙寅迪功郎新婺州浦江縣主簿程準

謹書于左

正易卦畫

上經三十卦共得十八

下經二十四卦共得十八

正易者正謂卦畫若今經書正文也據周孔辭傳亦是註腳每章四句者心法也訓於其下消息也案此即希

夷消

義皇易道包括萬象須知落處方有實用 一章

落處謂知卦畫實義所在不盲誦古人語也如震得乾初爻故雷自天之下而發坎得中爻故月自天之中而運艮得上爻故山自天之上而墜也巽離兌得坤三爻亦然又六爻相應如一陽生於子月應在卯月二陽丑應在三月三陽寅應在四月是也人事亦然易道見於天地萬物日用之間能以此消息皆得

實用方知義皇畫卦不作紙上工夫也

六畫之設非是曲意陰陽運動血氣流行

二章

陰陽運動若一陽為復至六陽為乾一陰為姤至六陰為坤是也血氣流行若一六為腎二為肺三為脾四為肝五為心始生屯屯而為蒙養蒙為需之類是也卦畫凡以順此理而已

卦象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

義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義皇氏作不言之教也鄭康成略知此說

易道不傳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四章

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淺識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只作八字說此謂之買櫝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為而不晦也

六十四卦無窮妙義盡在畫中合為自然五章

無窮妙義若蒙必取次於艮師必取次於坤是大有旨意也不止於貞丈人吉童蒙求我之義合為自然謂坎艮次坤非是私意乃陰陽運動血氣流行其所

施為皆自然之理也

消息卦畫無止於辭辭外見意方審易道六章

繫辭特繫以吉凶大畧之辭而已非謂六畫之義盡於是也如大有係以元亨大壯係以利貞此數字果足以盡二卦之義乎要須辭外見意可也辭外之意如乾九二見龍在田上九亢龍有悔辟師之外不動如地內趨變如水無窮好意如此類不可概舉皆是辭之所不能該也

天地萬物理有未明觀於卦脈理則昭然七章

卦脈為運動流行自然之理也卦脈審則天地萬物

之理得矣如觀坎畫則知月爲地之氣觀離畫則知
日爲天之氣觀艮畫則知山自天來觀兌畫則知雨
從地出觀疊交則知閏餘之數觀交體則知造化之
原凡此卦畫皆所以寫天地萬物之理於目前亦若
渾儀之器也

經卦重卦或離或合縱橫施設理無不在 八章

縱橫謂若爲諸圖或有二氣老少之漸或有三代祖
孫之別或有對待之理或有真假之義或有胎甲之
象或有錯綜之占唯其施設皆具妙理無所往而不
可此所謂包括萬象而易道所以大也

乾坤錯雜乃生六子六子則是乾坤破體 九章

三乾三畫奇純陽也一陰雜於下是爲三巽雜於中
是爲三離雜於上是爲三兌巽離兌皆破乾之純體
也坤三畫偶純陰也一陽雜於下是爲三震雜於中
是爲三坎雜於上是爲三艮震坎艮皆破坤之純體
也若更以人身求之理自昭然

粵乾與坤卽是陰陽圓融和粹平氣之名 十章

凡陰陽之氣純而不駁是爲乾坤老子曰天得一以
清地得一以寧正謂此也因知能盡乾之道是爲聖
人能盡坤之道是爲賢人

至於六子卽是陰陽偏陂反側不平之名章十一

乾健坤順陰陽之純氣也一失健順則不平之氣作而六子生觀畫象可知莊子曰陰陽錯行天地大駭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乃塊正謂此耳由是六子非聖賢比特衆人與萬物而已然由破體鍊之純體乃成

健順動入陷麗止說非特乾坤六子訓釋章十二

非特訓釋蓋謂不可專於八字上取也當求之於畫象健謂三畫純奇是順謂三畫純偶是動謂一陽在一二陰下是入謂一陰在一二陽下是陷謂一陽在一二陰

中是麗謂一陰在一二陽中是止則一陽在一二陰上是說則一陰在一二陽上是凡有所訓多見於畫象如闔戶謂之坤則姤之初爻是闔戶謂之乾則復之初爻是

坎兌二水明須識破坎潤兌說理自不同章十三

坎乾水也氣也若井是也兌坤水也形也今雨是也一陽中陷於二陰爲坎坎以氣潛行於萬物之中爲受命之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蓋潤液也氣之液也一陰上徹於二陽爲兌兌爲形普施於萬物之上爲發生之利澤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蓋說

散也形之散也坎兌二水其理昭昭如此學者依文
解義不知落處其能得實用乎自漢諸儒不得其說
故真人發其端又論且以井卦觀之本是泰卦初爻
易五是為井則知一陽升而為坎水也故月令云仲
冬水泉動仲冬一陽生至仲秋乃云煞氣浸盛陽氣
日衰水始涸信乎坎之為乾水也道家有煉丹井海
外女國無男窺井即生醫經無子女男服 循井即
生其為乾陽皆可明驗若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又
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此兌之所以為坤水也
鑽木鑿井人之坎離天地坎離識取自然章十四

乾天也一陰升於乾之中為離離為日則日本天地
氣也坤地也一陽下降於坤之中為坎坎為月則月
本地之氣也日為天氣自西而下以交於地月為地
氣自東而上以交於天日月交錯一晝一夜循環三
百六十度而擾擾萬緒起矣是為三百六十爻而諸
卦生焉坎離日月天地之中氣也仲尼特言水火而
不言日月者日月其體也水火其用也言其用而不
言其體蓋欲其設施之廣而無礙也學者不悟但求
之於鑽木鑿井之間所失益甚矣
又論月上於天日入於地男女構精之象一往一來

卦畫有中通之象此所謂觀於卦脉理則昭然也又謂理既昭然若山者自天之墜也傳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又曰星隕為石推此意則山自天墜無疑而世曰山者地之物以所見者言之耳至月風雷雨皆自地出也而世曰月風雷雨天之物亦以所見者言之耳世以所見如此苟徇其所見則是天地萬物皆所不曉審知易者所以窮理盡性也學者不可不留意邪

八卦不止天地雷風一身一物便具八卦十五章

八卦文王繇辭周公爻辭皆未嘗指名其物象以見

八卦不止天地風雷水火山澤無所不統也是故凡天下之所謂健者皆乾也順者皆坤也動者皆震也入者皆巽也陷者皆坎也麗者皆離也止者皆艮也說者皆兌也一身一物便具此八卦之理然宣父止以八物云者特舉其大者為宗本姑以入易以便學者耳

卦有反對最為關鍵反體既深對體尤妙十六章

世雖知有反對之說不能知聖人密意在是也蓋二卦反而為二對而為四既列序之又以雜卦推明其義者以為天下之吉凶禍福貧富貴賤其實一體也

別而言之其代謝循環特倒正之間耳未始有常也然反體則諸卦皆是對體則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而已此八卦與諸卦不同在易道乃死生壽夭造化之樞機也其體不變故曰對體尤妙

六十四卦皆有取象其為名義無不反對章十七

易之取象世所知者數卦而已如頤如鼎如噬嗑之類是殊不知易者象也依物象以為訓故六十四卦皆有取象如屯象草木蒙象童稚需象燕賓訟象飲食師象軍陣比象翼戴家人象家正睽象覆家餘卦盡然一入諸卦名義無不反對如噬嗑以貪饕賁以

節飾履以蹈艱危小畜以亨尊富臨以出而治人觀以入而處已豐以富盛旅以困窮信餘推之其名義反對無不然者但未知思索以精之則云有不取象有不反對者此學易之大病也

諸卦名義須究端的名義不正易道懸絕章十八

易卦名義古今失其正者二十餘卦師比小畜履同人大有謙豫臨觀噬嗑賁无妄大畜頤大過漸歸妹豐旅中孚小過是也蓋師以正眾比以與王一卦以武功創業湯武之卦也同人窮而在下大有達而在上二卦以文德嗣位舜禹之卦也履以陰德而蹈艱

危以致小畜之安富人臣之事也无妄以陰德而踐
 灾青以致大畜之喜慶人君之事也臨以陽來宜出
 而有為觀以陰生宜入而無為謙則止在象後而存
 義豫則動在象前而知幾中孚則始生小過則天折
 頤則成人而養生大過則壽終而喪死漸以正而進
 歸妹以說而合噬嗑以貪而致罪賁以義而致飾豐
 則得所歸而富盛旅則失所基而困窮凡此二十餘
 卦其名義顯然見於畫象反對有不可掩者如此當
 諦觀之也大傳曰開而當名苟名義不當則一卦無
 所歸宿也故曰易道懸絕也

一卦之中凡具八卦有正有伏有互有參十九

正謂上下二體也伏謂二體從變也互謂一卦有二
 互體也參謂三互體參合也與本卦凡八是謂一卦
 具八卦也然一卦何以具八卦蓋一卦自有八變如
 乾一變姤二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六變晉七
 變大有八變復乾是也因其所然因以見天地萬物
 理無不通也莊子論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
 馬生人人死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其一
 節論變化之理無所不通如此

六十四卦唯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真體二十

太初者氣之始是為乾太始者形之始是為坤皆本之自然無所假合也故其卦畫純一不駁倒正不變是名真體

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是假合無有定實二十章

六子假乾坤以為體重卦合八卦以為體若分而散之則六子重卦皆無有定體也若今天地清明陰陽不雜則六子何在六子不交則品物何在以是知人間萬事悉是假合陰陽一氣但有虛幻無有定實也卦義未審須求變復不唯辭合義實通明二十章變為一爻之變復為一體之復即復變之辭而觀之

自然之義無不與本卦昭合以見陰陽之氣如蒙上九曰擊蒙變為師上六則云小人勿用屯初九日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變為比初六則云有孚比之无咎此一爻之辭合也如大有上體復需有飲食之燕下體復晉有昭明之德升上體復姤一陰升下體復復復一陽升此一體之義合也苟卦義未審能以此求之自然明矣

古今傳易舛訛為多履畜八體最為害義三章

按卦序當先履而後小畜今小畜在先則二卦畫象反對文義繆亂而不可考又以八卦本對八體獨闕

其鼻乃以巽言股股卽係是也若股可言則又遺其
肱且與義皇八卦不相應也茲蓋傳者舛誤耳能不
害義乎試辯之一柔自姤變同人同人變履履變小
畜小畜變大有猶之一剛自復變師又變謙又變豫
又變比皆自然之序不易也今謙旣在豫上則知履
不當在小畜下嘗密探宣尼述玖卦以履爲用玖謙
用十五復用廿四皆龍圖大衍定數則履在小畜上
爲第九卦也明矣又履與无妄對義旣以大畜反无
妄而居下則知小畜反履而居下無疑矣今序卦非
宣尼旨失其本真也八體乃艮爲鼻巽爲手耳傳曰

鼻者面之山也又曰風能鼓舞萬物而手之所以舞
也蓋乾爲首坤爲腹天地定位也坎爲耳離爲目水
火相逮也艮爲鼻兌爲口山澤通氣也巽爲手震爲
足雷風相薄也此義皇八卦之應矣其理昭昭但學
者承誤效尤見不高遠其失至此真人閱之故開其
中眼目

畫卦取象本爲特物見於日用無所不合配射
義皇畫卦非謂出私意撰成一易道於方冊上以誨
人也特以順時應物則以見於日用之間耳以龜迹
言之如以錢賻六純字乾也六純背坤也差互六子

也若反則未勝至純則乾坤成矣又如優人呈伎壯者任其難六子也老者斂其利乾坤也此皆理之自然即此理以察其餘則是行止坐臥纖悉舉天下皆畫易無可揀擇者但百姓昏昏日用之而罔覺矣

中爻之義足為造化納音切脚其理則一二十五十章

納音甲為木子為水甲子交合則生金切脚如德為父紅為母德紅反切即東字卦體亦然上體為乾下體為坤交錯乃生六子即中爻二三四五也二三四五造化之氣參互成卦如屯中有剝蒙中有復凡此一卦每具於四卦中皆得禍福倚伏之象如屯比觀

益中皆有剝蒙師臨損中皆有復是也

反對正如甲子乙丑有本有餘氣序自然二十六章

大凡一物其氣象必有本有餘餘氣者所以為陰也本其陽也如十干甲乙乙者甲之餘氣也丙丁丁者丙之餘氣也如十二支子丑丑者子之餘氣也寅卯卯者寅之餘氣也卦亦由是坤者乾之餘氣也蒙者屯之餘氣也訟者需之餘氣也比者師之餘氣也且乾而後坤屯而後蒙需而後訟師而後比雖故有其義然其所以相次者皆其餘氣也自然之理耳學者不悟謂聖人固以此次之是未知反對關鍵之鍵也

失之遠矣

每卦之體六畫便具天地四方是為六虛七章

初爻為地上爻為天二爻為北五爻為南四爻為西

三爻為東天地四方每卦之體皆具此義是為六虛

大傳變動不拘周流六虛正謂此耳學者不悟謂六

虛天地四方乃六畫也殊不知六畫乃天地四方之

象此之謂紙上工夫不知落處也

乾坤六子其象與數乾坤之位皆包六子二章

象謂坤卦上中下加三乾畫便生三男以乾上中

下加三坤畫便生三女乾坤之體皆在外六子皆包

於其中也數謂若畫乾數三巽離兌四震坎艮五坤

六坤數六震坎艮七巽離兌八乾九乾坤之策皆在

外六子皆包於其中也此象之自然有不得而容心

者合而三百八十四與圖說之類合而三百八十四

爻數三百八十有四以閏求之其數昭合二章

爻數三百六十又四真天文也諸儒求合其數而不

可得或謂一卦六日七分或謂除震離坎兌之數皆

附會也儻以閏求之則三百八十四數自然昭合無

餘欠矣蓋天度或贏或縮至三年乾坤之氣數始足

於此也由漢以來不悟惟真人得其說

二十四爻求之八卦畫純為疊是為閏數章三十
 每歲三百六十而爻數三百八十四則是二十四爻
 為餘也以卦畫求之是為疊數何以言之夫既有八
 卦矣及八卦互相合體以立諸卦則諸卦者八卦在
 其中矣而別又有八純卦則其合體八卦為重復而
 二十四數為疊也是以三百六十為正爻與每歲之
 數合而三百八十四與閏歲之數合矣則是閏數也
 豈惟見於數亦見於象人知之者蓋鮮矣卦而容心
 一歲之數三百六十八卦八變其數已盡三十
 乾姤遯否觀剝晉大有八變而復乾則天之氣盡坤

復臨泰大壯夬需比八變而復坤則地之氣盡震豫
 解恒升井大過隨八變而復震則雷之氣盡艮賁大
 畜損睽履中孚漸八變而復艮則山之氣盡坎節屯
 既濟革豐明夷師八變而復坎則水之氣盡離旅鼎
 未濟蒙謙訟同人八變而復離則火之氣盡巽小畜
 家人益无妄噬嗑頤蠱八變而復巽則風之氣盡兌
 困萃咸蹇謙小過歸妹八變而復兌則澤之氣盡凡
 此八卦各八變八八六十四數則天地雷風水火山
 澤之氣無餘蘊矣是為一義三春山六夏山九
 數成於三重之則六其退亦六是為乾坤三章

夫氣之數起於一偶於二成於三無以加矣重之則
爲六也然三少陽也六太陽也三春也六夏也此乾
之數也是爲進數其退亦六三少陰也六太陰也三
秋也六冬也此坤之數也是爲退數三畫爲經卦六
畫爲重卦者凡以此而已

凡物之數有進有退進以此數退以此數三三三三
大抵物理其盛衰之數相半方其盛也既以此數及
其衰也亦以此數若一歲十二月春夏爲進數秋冬
爲退數晝夜十二時自子爲進數自午爲退數人壽
百歲前五十年爲進數後五十年爲退數以至甲爲進數

乙爲退數子爲進數丑爲退數細推物理無不然世
儒論教但衍爲一律殊不明陰陽進退之理惟真人
獨得其說

凡具於形便具五數五數既具十數乃成三三三三
凡麗於氣者必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天所以有三時
者以其氣也凡麗於形者必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地
所以有四方者以其形也天數三重之則六地數五
重之則十何謂十蓋有四方則有中央爲五有中央
四方則有四維復之中央是爲十也非特地爲然凡
大麗於形便具十數皆若此也

大衍七七其一不用凡得一數理自不動三十五章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掛一而不用不用之
義學者徒知一為太極不動之數而不知義實落處
也何則一者數之宗本也凡物之理無所宗本則亂
有宗本焉則不當用用則復亂矣且如輪之運而中
則止如輅之行而大者後如網之有綱而綱則提之
如器之有柄而柄則執之如元首在上手足為之舉
如大將居中而七卒為之役如君無為而臣有為如
賢者尊而能者使是知凡得一者宗也本也主也皆
有不動之理一苟動焉則其餘錯亂而不能有所施

設者矣

策數六八八卦定數卦數占卦之理自然三十六章

八卦經畫二十四重之則四十八又每卦八變六八
四十八則四十八者八卦數也大衍之數五十者半
百一進數也其用四十九者體用之全數也五十除
一者無一也易無形埒是也四十九有掛一也者有
一也易變為一是也一不用者數之宗本也可動也
用四十八者取八數變以占諸卦也一變為七七變
為九此之謂也今筮者於五十數先竄一於前乃揲
之以四十九或先去其一卻於四十九數中除一而

終合之是二者皆全用四十九數曾不知本卦之本數也以致誤竄一於八卦數中遂有五與九之失也且以揲之寄數但論其多少而五與九則無損益於多少之數而於陰陽正數亦自無礙揲法不取其正數而取其餘數蓋從其簡便也簡便謂一見多少即知正數陰陽多少若待視正數則煩難矣又多少之說無所經見知古人但以記數也大傳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謂大衍數本五十而止用四十九則其一已先除矣更無五十全數分而為二以象兩謂止於四十九數中分而為二也掛一象三掛謂

懸謂於四十九數中懸掛其一而不用也筮法一揲得五與四四謂之三少得九與八八謂之三多二揲則五與九已矣但得三箇四亦謂之三少得三箇八亦謂之三多方初得五與九也而老陽之策三十六老陰之策三十四及次正得四與八也而陰陽之策數如前則是五九固無損益於多少之數而於陰陽之策正數亦自無傷也因知四十八數而誤用其九斷然而明矣或者又謂揲法得奇偶數殊不知二揲則五與九已盡所以觀其餘數而不觀其正數特以從其簡便也

五行之數須究落處應數倍數亦明特時七章

天一生水坎之氣孕於乾金立冬節也地二生火離

之氣孕於巽木立夏節也天三生木震之氣孕於艮

水山高地厚水泉出焉立春節也地四生金兌之氣孕於坤土

立秋節也天五生土離寄戊而土氣孕於離火長夏

節也凡此皆言其成象矣天一與地六合而成水乾

坎合而水成於金冬至節也地二與天七合而成火

巽離合而火成於木夏至節也天三與地八合而成

木艮震合而木成於水春分節也地四與天九合而

成金坤兌合而金成於土秋分節也天五與地十合

而成土離寄於巳而土成於火也凡此皆言其成形

矣夫以五言相成數雖兒童亦能誦要其義實縱老

壯亦不知落處也是之謂盲隨古人何以見易乎以

至先天諸卦初以一陰一陽相間次以二陰二陽相

間倍數至三十二陰三十二陽相間太玄諸首初以

一陰一陽相間次以三陰三陽相間倍數至二十七

陰二十七陽相間此其理何在哉以時物推之自祖

父子孫有衆寡之漸自正三三因五六月有微盛之

滋皆數之所以明理也應數見前說

卦位生數運以成數生成之數感應之道三十八章

生數謂一二三四五陰陽之位也天道也成數謂六七八九十剛柔之德也地道也以剛柔成數而運於陰陽生數之上然後天地交感吉凶叶應而天下之事無能逃於其間矣陰陽之位有所無形在天也剛柔則形而以其在地也

一變為七七變為九即是卦妄宜究其實三十九章

沖虛經曰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為一蓋卦爻自一變二變三變四變五變六變至七變謂之歸魂而本宮之氣革矣更二變而極於九遂復變為一而返本也學者不悟經意徒空泛說失之甚矣

名易之義非訓變易陰陽根本有在於是四十五本

易者大易也大易未見氣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易者希微玄虛凝寂之稱也及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復變而為一也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沖和氣者中為人謂之易者知陰陽之根本有在於是也此說本於沖虛真經是為定論學者盲然不悟乃作變易之易是卽字言之非宗旨之學也唯揚雄為書擬之曰太玄頗得之道家亦以日月為古之易字蓋其本陰陽而言也

易道彌滿九流可入當知活法要須自悟

四十一章

易之為書本於陰陽萬物負陰而抱陽何適而非陰陽也是以在人惟其所入耳文王周公以庶類入宣父以人物入斯其上也其後或以律度入或以歷數入或以僊道入以此知易道無往而不可也苟惟束於辭訓則是犯法也良由未得悟耳果得悟焉則辭外見意而縱橫妙用唯吾所欲是為活法也故曰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中馳騁無於周孔言語下拘變世俗學解浸漬舊聞失其本始易道淺狹四十二章羲皇氏正易春秋比也周孔明易作傳比也左氏本

為春秋作傳而世乃玩其文辭致左氏孤行而春秋之微旨泯矣易之有辭本為羲皇發揚學者不知借辭以明其畫象遂溺其辭加以古今訓註而襲謬承誤使羲皇初意不行於世而易道於此淺狹矣嗚呼

後序 跋

麻衣道者羲皇氏正易心法頃得之廬山一異人

或云許堅

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黃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尚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真亦黃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雖

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一滴
 真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
 馳騁實物外真僊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
 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崇寧三年三月
 九日廬峰隱者李潛幾道書知得之靈山一異人
 五代李守正叛河中周太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
 侍中安得久其城中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
 與宋朝太祖侍行錢文僖公若水陳希夷每見以其神
 觀清粹謂可學僊有昇舉之分見之未精使麻衣決之
 麻衣云無僊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夫以神僊與帝王之

相豈易識哉麻衣一見決之則其識為何如也即其識
 神僊識帝王眼目以論易則其出於尋常萬一也固不
 容於其言矣乾道元年冬十有一月初七日玉溪戴師
 愈孔文撰

毛奇齡仕履已見

張希良黃岡人兩浙問學之名不一詩有辟雍半宮

孟子有庠序學校周禮有成均醫宗王制有東膠虞
 庠祭義明堂位有西學水廩以至小學大學三代學
 四代學在諸經既無成說而前儒紛錯又彼此互異
 某自入學以至秉筆政其於此義全未之解可以自

藝海珠塵 正易心法

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一滴
真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
馳騁實物外真僊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
知易道之犬知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崇寧三年三月
九日廬峰隱者李潛幾道書

五代李守正叛河中周太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
愈斥文辭入其城中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
容其言矣節節示平冬平降六月時王曰王劉漢稱
順聖肅帝王期日以備其出仗尋帝萬歲事國不
麻衣長編詩補六一良夫之頃其端為可也嗚呼其端

藝海珠塵

經部禮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慈谿 陳 寶栢 冉木校

學校問

毛奇齡纂 仕履已見

張希良 黃岡人兩浙提督學院 問學之名不一詩有辟離泮宮
孟子有庠序學校周禮有成均瞽宗王制有東膠虞
庠祭義明堂位有西學米廩以至小學大學三代學
四代學在諸經既無成說而前儒紛錯又彼此互異
某自入學以至秉學政其於此義全未之解何以自

問惟先生明示之

學義固難明然欲明其義必先就其名而分辨之大約名有五等一是天子諸侯之學一是國學與鄉遂州黨之學一是明堂學又名四學五學四門學一是小學大學一是三代學四代學

其天子諸侯之學何也

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頴宮辟雍如璧以水周環其宮而頴則半之第環前而闕其後魯頌曰思樂泮水是也然辟雍又名成均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春秋繁露曰成均五帝之學名是也

何以爲國學及鄉遂州黨之學

國學卽辟雍頴宮也學記國有學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太學皆是故後世京師有國子學又名太學以此也至于鄉以下則有四學一曰鄉校春秋傳鄭人欲毀鄉校是也但其名本于夏之鄉學故孟子曰夏曰校而其義以教爲主故又曰校者教也乃三禮無鄉校一名本是闕失而學者見鄭風子衿小序云刺學校廢反謂校是鄭學名非也鄭之有校總屬周制也一曰州序周禮州長以禮會民于州序是也孟子謂殷曰序其名本商之州序而義主于射故又曰序者射也學記術曰序術是

州字之誤而鄭氏謂遂有序非也一曰黨庠學記黨有
庠是也孟子謂周曰庠則以虞庠本周國學名而亦用
以名黨學且虞庠主養庶老而黨庠亦祇養民間之老
名同義又同故又曰庠者養也鄭氏于州長職註謂序
是黨學非也若鄉飲酒禮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王制
耆老皆朝于庠又似鄉亦名庠者正以國學黨學合鄉
國內外而皆可稱庠故閒一互稱而禮註遂謂鄉曰庠
亦非也一曰家塾學記曰家有塾是也考周制五家爲
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者五百家也此名家塾蓋合
五百家而統名爲塾既非一家所立且更不立閭族二

學名目但言塾而鄉學已備記稱周有四學正指此鄉
州以下四學名也若尚書大傳謂大夫致仕者爲父師
教于右塾士致仕者爲少師教于左塾爾雅謂門側之
堂謂之塾雖分左右總在一處而漢食貨志有里胥坐
右塾鄰長坐左塾語謂里鄰各處是必閭師族長皆各
有學亦非也里鄰既同塾則族閭必無分塾更可知也
至于六鄉則每鄉如之王制有右鄉移左左鄉移右謂
各鄉學也至于六遂亦如之遂有縣有鄙與鄉有州有
黨同則亦名校序庠鄙有鄙有里有鄰與黨有族有閭
有比同則亦統名塾正義謂鄉曰庠則六鄉之內州學

書法考原
以下皆爲庠遂曰序則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此
尤杜撰不經之言不足據也凡此皆國學之外如今世
府州縣學及社學亦列四學可比似也

乃又有明堂之學謂何

明堂在國之南郊天子所建所以饗上帝朝羣后迎時
氣而頒政教者然往與學校互相表裏故其制環水四
周亦名辟雖且舊時言禮多有四學五學之說專指明
堂爲言故蔡邕明堂章句云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
取其周水圍轉如璧則曰辟雖此有據之言而袁隗無
學橫口爭辨大非禮也據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
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此因明堂十二
室東西四面皆可爲學遂取四正室與中室立爲五學
觀禮記昭穆篇云祀先賢于西學此正明堂中一名而
祭義亦用其言不止賈誼傳有五學文也是以易傳太
初篇亦云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夜入北
學而魏文侯孝經傳亦云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若
其又名四學者則以王居明堂禮實倣周官門闈之學
東西南北稱爲四門故又名四門學後世四門之名實
始于此

又何以爲三代四代之學

舊謂周有三代學三代者卽前夏校殷序周庠三鄉學名也本只二代合周而爲三也若四代之學則增有虞氏一學而合周爲四皆指國學言但三代學名學義在諸經亦無明文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頴宮周學也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商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于是始以米廩二庠爲虞學東西兩序爲夏學右左二學及瞽宗爲商學實

與舜代止一學必非二庠二序旣分兩學而又加米廩瞽宗爲三學者觀周有辟雝成均國學太學東膠虞庠六名而並無六學可驗也自鄭氏不善解經謂三代各有三學而周備四代共有八學且妄分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爲大學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爲小學則于米廩瞽宗兩學旣無所屬而小學大學之名又全屬杜撰並無經傳可據而學義大亂夫所云上庠下庠卽一學而以學之止堂爲上庠學之下堂爲下庠所云東序西序右學左學亦一學而以學之楹東爲東序左學學之楹西爲西序右學非有二也蓋庠序有制兼言庠序則有堂

有室單言序則不及室大抵用五架之屋由戶牖以北為室戶牖以南則為序為堂而堂序之分則兩楹以北為序射記所云序則物當棟兩楹以南為堂所云堂則物當楣者故虞以序與堂分上下而夏商則但以當棟分東西左右其曰米廩者即上庠也以虞重養老也曰瞽宗者即西學也以殷重教祀也若周備四代則亦即一學而以上堂稱米廩下堂稱虞庠則備虞學堂東稱東序堂西稱瞽宗則備夏商學是以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干戈羽籥在東序分備三學然只在太學之中如必另設諸學則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方養老而

適東序謂天子晨興親入太學行養老之禮而所適者是夏學周禮成均之法使有道德者教之而死而祭于瞽宗謂師氏道德設教成均死則當祭于其地而所祭者是商學是東闔西蹶大謬之禮也

然則上庠下庠以及東膠虞庠皆非大小學何也

此皆大學也東膠虞庠猶之成均與辟雍有異名無異學也雖虞庠祇周學之半而得專稱虞庠者猶瞽宗止殷學之半而亦得專稱瞽宗一例如謂虞庠小學東膠大學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則王制明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未聞小學在郊也王制明云虞庠在國

之西郊正謂大學在郊而虞庠大學適當其地未聞虞庠小學也夫上庠下庠東膠虞庠王制文也小學在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亦王制文也王制自爲註而註王制者反改其註而叛之可乎且此何據也乃附其說者又曰公宮者諸侯之宮也在郊者諸侯之大學也天子反是則大戴保傅篇云太子少長入小學小者太子所學之宮也卽師氏虎門外地也是天子小學亦王宮左矣且不讀周頌乎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亦云辟雝在西郊也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于成均亦云成均在郊也鄭氏註詩并註禮而于其要會全未之解致大小二學

純以杜撰造說相傳至今亦可惜矣予嘗作大學証文定爲小學者天子諸侯世子之學與鄉校家塾不同此考之書傳諸書有明據者祇兩漢以後專以小學爲字學如漢設小學使學僮學字而漢成時遍徵小學之徒寫字于未央廷中則于六經無明文及考漢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以六書而杜鄴傳鄴與子林俱正文字世言小學者必由杜公而顏氏亦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卽北魏江式上字書表亦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此必周官保氏原有此文而大戴保傅篇偶失之漢魏去

古未遠尚有見者若周禮保氏之職教以六藝周官門
闈之學保氏教六藝在西北闈此皆據保氏官職爲言
不必指小學中事觀其所守是西北門則非小學虎門
之東可驗也故唐武德中于祕書外省別立小學宋置
諸王宮小學教南宮北宅子姓皆天子自立學在國府
州縣之外而其教則多尚文字卽國朝殿試比較書
法

皇上嘗云不當以小學忽之是小學中廢猶尙有一聖
明能言其名而不謂舉世皆昧昧也

吳鼎

温州瑞安縣教諭蕭山人

問張璠在明嘉靖閒議大禮略得

禮意而惜鮮學問證據迄無定論若其改學校制度
更易夫子文宣王號爲至聖先師則長夜一旦確不
可破聞明初高帝亦曾下詔謂禮正名分不得僭差
凡嶽鎮海瀆并革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
稱其神惟夫子封爵一仍其舊必待嘉靖朝而後改
之則又何意且文宣爲夫子之謚祇王是封爵今革
封爵而并謚而亦革之又何說乎

古謚以易名夫子雖無謚而已有易名之說見于禮記
考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其稱尼父者
本易名而以字名之且加之以父如呂尙之稱尙父管

仲之稱仲父此卽是諡故鄭玄曰尼父者因其名以爲之諡先仲氏曰論語子貢稱仲尼日月中庸子思稱仲尼祖述堯舜世誤以爲弟可字師孫可字祖而不知其爲諡也若宣尼之諡起于漢平是時權臣當國瀆亂典禮因有追諡孔子之事且加封爵稱爲褒成宣尼公而改封孔氏子孫爲褒成侯此皆亂朝故事不足法者乃歷代庸主接踵而起如北魏太和中加諡宣尼爲文聖宣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則天皇后封隆道公至玄宗改諡爲文宣王而趙宋真宗加至聖二字于文宣王之上及元武帝海山則又加大成二字于至聖之上而

明初因之有大成至聖文宣王之號此實侮慢先聖大不可訓其舉而革之宜也特明代儒臣並無學問其在洪武初祇一宋濂乃以上孔子廟堂議謫知安遠縣而其所議者亦復根據不清互有得失若張璁則但有薄識而全無考校彼第知封爵之褻有玷夫子而不知先師之稱其褻彌甚古聖與師不併稱禮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聖者古之聖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類是也先師者前此學人能教人者書之伏生詩之毛萇樂之制氏禮之高堂生之類是也聖與師不混稱亦不混祭天子祭先聖諸侯祭先師或分或合皆有等級

而要之聖尊而師卑凡一技之師教舞學樂生爲師氏者死而卽祭于瞽宗稱爲先師其褻也如此故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韓愈曰匹夫而爲天下師此在他時稱之則然而至于學宮則師皆官稱後漢朱浮所謂博士之官當爲天下宗師者并不必毛萇高堂之類也且同堂分享顯有二名一聖諸師自三代迄今高卑並列相沿爲千百年不可移易之掌故而一旦合併而歸之一人此在受者亦必不安况至聖二字創自趙宋真宗其在大中祥符初已加稱立聖矣而又以立犯神諱改稱至聖雖至聖二字出自史贊可謂至聖矣句然終是

加號非其本稱考夫子在周末原有聖名當時列國各祀其國之聖與師而在周以周公爲聖在魯以孔子爲聖如其國無聖則借他國之聖人而祭之文王世子所云凡釋奠必有合合者同也謂與隣國同祀此一人也則夫子在本國稱聖勢無他國又稱師者故後漢明帝以周公爲聖孔子爲師此爲非禮至魏政始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則孔子先聖顏淵先師而其後或聖或師多不可考然晉惠帝時潘尼作釋奠頌有曰夫子位西序顏淵侍北墉則仍聖孔子而師顏淵是以唐武德初詔以孔子爲先師而太宗貞

觀急用房立齡之議而釐正之高宗永徽中復詔孔子
爲先師而顯慶二年又急用長孫無忌等議而釐正之
其議有曰聖非周卽孔而師則偏善一經者皆可爲之
所以貞觀之末親授綸言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
師而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夫以孔子至德賢于堯
舜自漢以來業已尊爲先聖何可至今日而降茲上哲
俯入先師則明明以先師之名卑而且褻謂之降稱又
謂之俯入其爲等級昭然也今欲尊孔子則自當以孔
子爲先聖顏淵以下諸賢皆爲先師而漢後儒者則概
去之而乃溷前代聖師之名紊千古立學之制聖爲何

人師爲何等一更易開而使賢過堯舜者僅僅宮博士
祀瞽宗逡巡比附之伏勝毛萇戴聖之列則其爲褻慢
亦復不少反不如累加封爵而仍不失先聖之名之猶
可安矣

又問明初立孔子廟自孔子及諸賢皆設像至天順
閒蘇州知府林鶚以爲設像始于佛氏孔子生佛教
未入中國之前焉得有像因聽其毀壞而不令修復
至張璠爲政則直舉而毀之易之以主謂古者廟制
有主無像此必元代夷教未釐正者於禮何如脈而
古祀神之典禮不具載其設像與否原無明文但古以

禮記卷之四十一
禮記卷之四十一
棲神之所名之曰廟廟者貌也謂肖神之貌而勤事之則廟祀之設專以貌名故徐仲山日記曰古以貌祀而其後易之以尸尸者貌之變也雖易尸之典亦不知始于何時然大抵古人務實事死如生則必實求其所以生之之事瞻嚮不足則以重依之重又不足以主附之主又不足以衣冠想像之及想像又不足則徒飾衣冠猶不若生人之能飲能食可實實享祭是以既設主又設尸二者不可偏廢蓋廟者貌也尸者由貌而進焉者也先仲氏云古廟必有貌初不得其說既而思之則所繫甚大蓋祭重服物如爲尸者著弁冕而出則爲君尸

著玄冕出則爲大夫尸著爵弁出則爲士尸故喪小記云有爲天子尸而服士服者武庚祭紂則紂不以禮卒祇以士之服服之有爲天子服者微子祭帝乙則帝乙以禮卒當以天子之服服之此其爲禮固有全藉冠服爲區別者若僅僅一木主旣不扮尸又不設貌則將何以別服物等級其說甚明故墓藏衣冠而廟則曰游衣冠之地孔子世家原云其所居堂後世因廟而藏衣冠于堂中蓋以祀孔子時曾設像以被衣冠故云然也祇古人言禮散見雜出並無一定之制明明顯告卽椅牀盤椀坐立拜跪生人日用所最切者尚古今移易並不

知所始何况諸禮是以尸主所始或曰始于芻靈縛茅而爲之或曰始于方明刻木而繪畫之總不可考但稽之廟貌之名推之扮尸之義備求之服物衣冠等殺之節則定當有像若謂設像始于佛教則不讀書人所言殷本紀帝武乙刻偶人爲天神國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像而朝禮之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雖設像不一或以土蘇代語孟嘗所云西岸之士挺而爲人是也或以木漢河內孝子刻木爲母像而事之如生是也或以石孟母冢傍有孟子石像跪坐于竈門間是也或以金銅周廟有金人漢作金仙露盤始皇帝鑄金人

翁仲以像臨洮之神是也或以圖畫屈原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皆畫山川神靈聖賢物怪之狀太史公見雷侯狀貌如婦人好女漢甘露問畫大將軍衛將軍等十一人像于麒麟閣是也而總之皆廟貌之義則尸祭旣廢定當立一像以成廟祀者况謂夫子之像係元俗夷教則尤不然考元史並無文廟設像之說惟金大定間有加宣聖像十二旒十二章之文然亦前代有是像而至此加之故趙宋建隆元年早有增飾祠宇及塑繪諸像之詔而嗣此累加章服如大中祥符賜文宣王植圭崇寧四年加冕十二旒并九章服政和元年加文宣

王執鎮圭并用王者之制且有太學設像郡縣設圖畫
之論此在金元以前相傳如是故唐李元瓘謂孔子坐
享顏淵立侍正言隋唐以前神像坐立原非一時不止
開元八年始設坐像爲創見也嘗考漢文翁石室曾圖
孔子及七十二賢于壁卽東漢光和間于舊學外復立
鴻都門學然猶令畫先聖及七十子像是古于夫子無
不像者正以廟貌饗祀重在章服凡弁冕圭璧章采繪
繡必非枵然一木主所得具其標識而分其等級今旣
改殿稱廟而全不干廟義一再思之且于古先王用尸
代像之意一併抹煞則又矯枉過直矣若夫主則雖設

像亦右之古尸主並行尸以表爵服主以識名位設像
亦然若不像則賜圭賜旒主何從見不主則稱文宣稱
大成像安所施通人自當通觀耳
然則釋奠釋菜古凡行禮于先聖先師之前者必設
像乎且今天下無學矣
則又不然設像而祭于堂者廟也釋菜釋奠但束帛以
棲神而饗之饗畢卽撤者學也學與廟有殊制矣古立
學無廟其祭先聖先師皆不立主不設像無常區常寢
而特除一饗奠之所縛茅束帛隨其所安蓋惟天子釋
奠則合樂享幣下此則但用醴饌芹藻比之弟子束修

見師之禮而至于釋菜則第捧菜爲贄如菜羹瓜祭所謂薄祭而下逮者故禮稱皮弁而祭之不舞不授器不下時日不備儀物但一獻而無介語凡禮官學士皆可行之今孔廟之祭則直是殷祭較之太廟世室諸大典並未有歉何曾是學中奠饗而可以先聖先師之禮比擬之乎且今天下無學久矣學有宮有牆有室有序有館有舍有園橋有泮池有射堂射圃凡習禮讀書學于敦舞飲酒講射以及出師受成反兵說誡皆學中所有事也今一舉而歸之于廟祇以枵然三楹俗所稱明倫堂者以之當學宮學舍之數而前無園橋後無泮林學

人既無所肄業而養老合樂講經獻捷又不能瀆亂于几筵之前徒設此枵然三楹何以行事則謂今之天下但有廟而並無學非謾語也嘗考漢祀孔子皆在魯國高帝還淮南過魯始以太牢祀孔子而光武幸魯既遣祀孔子于闕里又還宮幸學以明孔廟與學截然爲二卽明帝永平初祀周公孔子于學然亦行先聖先師之禮非廟祀也至梁天監中始立孔廟于江左而饗祀之然大同釋奠仍在國學廟與學未嘗相蒙惟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此實立廟學中之所始然猶廟是廟學是學觀其親臨釋

奠以周公爲先聖而孔子配之則周孔各一廟而釋奠則共列在學其云各一所明不是學以學無二廟也其祀先聖于學而配以先師明不是廟以廟無兩主也卽太宗貞觀二年改升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詔州縣皆立孔子廟然在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至顯慶而又改之則周孔二廟未嘗偏廢其不得與學相混與武德同惟宋徽宗朝曾頒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似大成之名卽以名學而明代儒臣並鮮學識遂合廟與學而混之爲一洪武二年令天下郡縣皆立學而以學宮之正寢名大成殿至今因之世廟張聰能改大成殿

爲先師廟而不能分學宮與孔廟爲二宜爲言禮者所不與也况學中行禮以西爲尊凡飲酒講射賓皆在西楹之間故古制先聖西坐東向其祀先師始北坐南向然猶在西堂一閒之北故東晉穆帝釋奠于中堂則以其時大學在水南相去懸遠因借明堂中間權作大學以設祭至唐太宗貞觀釋奠則坐先聖于正西而以先師東北坐南向配之其後著開元禮卽註定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席于先聖神座東北南向此明可據者至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忽改夫子正南面位且爲詔曰昔周孔並祀之時周公南面坐夫

子西牖坐及貞觀二年停祀周公之後夫子坐仍其舊
今位既有殊坐亦當改則其與開元禮全然不合每釋
其故則以武德初立周孔二廟于國子學時其祀周孔
之坐原有如是今祇敕州縣立孔子廟則自當改坐此
與學中釋奠之制了無干涉而不謂宋元以來徒飾儀
文而于廟學分行之典全未講也且開元釋奠限于堂
上亦屬唐禮觀晉元康中釋奠大學其時潘尼爲嚮頌
曰墀壇爲殿張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墀
則或壇或幕或堂或序隨地可用此乃所謂學也今歸
然宮殿夫子南面並非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之坐而其

承祀者則又牲牢禮幣一準之先王殷祀之典而並非
釋奠廟而已矣何學之有
又問學有鄉飲酒禮養老之禮也而或以爲卽賓興
之禮夫賓興與養老何涉且此學校事而題之以鄉
得無國學便不行與又聞舊儒以鄉射禮亦鄉飲酒
禮其說可得聞乎
古鄉飲酒之禮卽賓興之禮舊所稱尚賢是也但又有
尚齒禮別一鄉飲酒禮且與古所稱養老者又截然不
同考周禮大司徒職有鄉有州有黨鄉大于州設一大
夫治其地名鄉大夫州大于黨然州與黨則但各設一

士治之名州長黨正相傳賓興之禮鄉大夫爲政講射之禮州長爲政尚齒之禮黨正爲政其禮固當有等殺然不可備考大約賓興所始由于貢士鄉大夫正月之吉進受教法于司徒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退而頌之于鄉請鄉中致仕之官教于里門其以大夫致任者稱曰父師以士致仕者稱曰少師而總稱之曰鄉先生鄉先生取鄉中弟子而教之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至三年大比而與其賢者能者于鄉大夫鄉大夫帥其僚屬以禮禮賓之而獻其賢者能者于王其曰禮禮者卽鄉飲酒禮也曰賓之者卽賓興也是賓興之禮卽鄉飲酒禮無

疑矣但其限稱曰鄉者以州黨貢士原統于鄉至貢于其君則其君或再行其禮而然後獻王然不在國學如今州縣解士赴試行賓興之禮而鄉試榜發倣唐制鄉貢試畢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笙瑟俎豆而歌鹿鳴亦名賓興此卽古諸侯興其賢能將獻王而行是禮者然率在諸道政事之堂並不在學卽王受貢士亦以賓禮裸獻酬酢而不必設俎易所稱盥而不薦者然亦在廟而不在學則賓飲一禮惟鄉學得行之其限稱曰鄉而不及其他非無故也若尚齒之禮則黨正爲政而行于黨序非鄉學所得行者周禮黨正職國索

鬼神而祭祀之則以禮聚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謂
每歲大蜡祭神聽其狂飲及祭畢則官必以禮節之使
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所謂尚齒之禮又名序禮然亦
以黨為鄉屬故又名鄉飲酒禮其于養老之典似乎無
涉幾見國老上庠庶老下庠而僅僅于黨序一舉行者
若二鄭謂鄉飲有四事一三年賓興二鄉大夫飲國中
賢者三州學習射四黨序蜡祭飲酒則又不然習射不
專飲飲之與射明分二禮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與
三年賓興並非兩事即賓于其君其君亦行此禮如前
所云然是國君與鄉大夫再行非鄉大夫再行也故予

謂此祗二事而無四事今世春冬再舉行亦以為有二
事故也

然則尚賢與尚齒其禮同乎且今世所行禮與古禮
同乎否乎
曰不同古尚賢以士尚齒以農其人不同尚賢以鄉大
夫為主尚齒以黨正為主其主不同尚賢取少壯尚齒
則取年五十以至九十其年不同尚賢在鄉學尚齒則
在黨序其地不同尚賢三年一舉行尚齒則每年一舉
行其時不同且古以正月貢士故尚賢在正月以十月
大蜡故尚齒在十月其時之先後又不同所同者賓主

介俎俎豆笙瑟而已若今世行禮則大有可議者鄉舉之廢也久矣三物不講公然以八比取士則賓興之典原可不作乃復飾其名于州縣解士之際謂之賓興又飾其名于鄉試放榜之際謂之鹿鳴以鄉飲工歌首鹿鳴也如是則正月飲酒可以已矣乃于賓興鹿鳴外又設每年正月之飲則未免複出然且賓興非每年可行而在尚齒則又無一年兩舉之事乃以非士非農非貴非賤非賓非僎之人徒取多財者而圖以爲利此真聖君賢相所必斥者而居然行之豈亦餽羊不去之意乎按唐制賓興飲酒皆三年一行名鹿鳴宴韓愈所云歌

鹿鳴而來者而趙宋政和間仍改名鄉飲酒禮然要是
一禮無兩行者若尚齒之飲則與蜡祭相表裏今蜡祭不行而仍舉此禮既非養老又非饗農且與正月所行並無加豆增賓之殊又無賓介俱坐衆賓坐立之異則猶是賓興雖漢飲在十月唐正齒位在季冬十二月今一以十月行事則正在蜡祭建亥之月而所行之禮全無蜡意則直謂之爲繆禮可也人爲賓介皆爲介又
但禮既有賓又有介有衆賓其在貢士與饗農則以何者當之且賓介之外又有僎焉主與賓對僎與介對則僎者主人之副也然何等人也

考之貢士之法全以鄉先生爲政鄉先生曰賢則誰敢不賢者鄉先生曰能則誰敢不能者所謂鄉評也故禮氏貢士鄉大夫必朝服造鄉先生之門而謀焉鄉先生爲之第其等差取其最上者一人爲賓次者爲介又次爲衆賓衆賓不一人總以備後此之待貢者故今歲貢法尚取一人爲正貢次日陪貢卽其意也至易之爲鄉試舉人則第以解首一人爲賓五經首五人爲介而餘皆衆賓若饗農尚齒則亦鄉先生擇鄉農中一人有齒行者爲之賓次爲之介其餘但以齒居衆賓之位而士大夫不與焉唐制以明經秀才進士及孝弟旌表者皆

與其選則賓興尚齒彼此相雜已失禮意而明初洪武直以致仕官充之則大謬矣夫致仕官者鄉人之師也否亦鄉大賓之遵也會師之與遵而猶賓也乎若夫僎則鄉中之致仕者爲之僎者遵也謂其人爲長吏所遵法也卽鄉先生也故行飲酒禮則必請鄉先生數人爲之觀法名之曰僎其名雖主與賓對僎與介對以爲是主人之副而實則尊于賓介故主與介東西面對坐而僎與賓皆南面並坐且惟僎有加席公三重大夫再重與諸席異故賓興之僎直居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而至于尚齒則僎固尊優加席絕坐與賓興同卽鄉中致

仕有同來觀禮而下于僎者亦得比僎而加于賓介之上其時黨正正齒位之典有云一命齒于鄉謂一命下士其爵甚卑儻來觀與鄉賓齒齒長居賓東齒卑居賓西而苟再命中士則齒于父族謂惟父族為鄉賓則與之較齒他不然矣而至于三命上士則直不較齒而居之賓東與僎相比况大夫乎故曰三命不齒孟子鄉黨莫如齒蓋為無爵者言之非概序齒也錢唐柴虎臣有大夫士居鄉不序齒說然則鄉飲酒禮其重僎而尊鄉先生如此朱元晦定儀位不深考舊禮妄以州守縣令為主而以州倅與縣丞縣簿諸佐貳充之為僎夫佐貳即僚屬也僚屬當輔主作司正執事而乃加

其席高其位拜至拜洗拜迎拜送一如大賓之行禮可乎且時典儀注主人率僚屬迎賓既畢隨率僚屬以迎僎僎既是僚屬又率僚屬以迎僎此可通乎而又與介然則賓主介僎其為儀位如之何儀位在古禮自明按鄉飲酒禮云乃席賓主人介眾賓之席皆不屬焉此但言賓主介眾皆有席而皆不相屬謂絕坐不連以明特尊然未知其席在何所也唯鄉飲酒義則明言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

藝海珍屠
南而坐饌于東北以輔主人則其所當所向于文自明
故鄭氏于飲禮直註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
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饌席與衆賓席雖不註然飲義
云坐饌于東北則饌當戶前南面射禮云賓席南面而
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則衆賓當牖西南而甚是周晰
今世不知何意設席于四隅而邪相對照賓席西北隅
與主席東南隅相向介席西南隅與饌席東北隅相向
揣其意以爲主介東西面則主不得與賓對而反與介
對賓饌皆南面則饌不得與介對而賓與饌皆無對今
一改而均齊之且與飲義坐賓西北坐主東南兼兩方

而爲一坐之義又甚相協而不知古設坐之法無向隅
者席有隅坐坐不可有隅席也且席有向有端南北向
者其端上西東西向者其端上南今合二方面向之則
將向上席之無端委猶之坐之無向背也况賓饌最尊
主不敢敵賓而祇以敵介猶之介不敢敵饌而祇以之
敵主人其斟酌禮意可謂甚善今乃以陋腹行之而盡
失其意然且飲義行文自有註脚惟恐以西北東南誤
認隅席故又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而爲飲禮者雖無
明文然既于射禮微及之曰賓席南面而東上而又恐
席端不明復曰賓升席自西方降席自東方主人介凡

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則其于向背左右亦已顯著而猶有差誤雖舉四隅何益矣按明初會典猶從舊制而後漸更易相傳神廟間重刻會典而改之皆不足考特其儀位猶尚有別見者禮云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謂侯有公有大夫公大夫不並尊無公則大夫南面有公則公南面大夫西面而北上謂在主人上也又徹俎之時賓主與介皆降席北而立而獨俎降席在東方卽南面立以其尊也則雖立亦有位者至黨正正齒位事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謂衆賓內有年六十以上者則于堂上賓席之西南面而坐若不足則

于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坐其五十者則立于西階上東面北上若不足則立于門西北面東上

然則養老之禮與尚齒之會同異何如

曰不同養老禮尊有用燕禮者有用饗禮及食禮者有割牲獻鳩執爵執醬易燕縞合舞樂者有憲法乞言合語者此天子諸侯盛禮非鄉大夫以下所得行也大抵老名有四一是國老卽致任之官所稱三老五更者王制養國老于上庠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是也一是耆老謂死王事者之父祖周禮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別有養孤禮今不傳尚書大傳秋饗耆老春食饋子是

也一是庶老卽引戶校年之老王制養庶老于下庠月令養衰老是也一是先老謂師氏之賢而死于學者文王世子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祭義祀先賢于西學是也凡此皆鄉飲酒禮所不及者但先老稱先賢卽先師別名審然則先師先賢矣豈聖乎此又孔子斷非先師一傍證耳

藝海珠塵

經部禮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山陽 毛 松齡 子喬校

郊社禘祫問

毛奇齡纂 仕履已見

李塨問陸道威曰南北郊分祀之說始自漢武時祠臣寬舒等一議後又引周禮大司樂文附會其說以爲古者天子冬至祀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澤是分祀之據不知大司樂文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

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是
論合樂非論大亨也大宗伯大亨之禮禋祀昊天
帝血祀社稷別無地祇之說此豈真漢儒之謬耶
南北二郊予昔在館時以曾作配位一議已議及之大
抵衆說紛紜多有言無地祭無北郊者予謂既祭天必
當祭地既有南郊必當有北郊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歲
徧是一歲之中既祭天又祭地也祭法云燔柴于泰壇
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是兩祭之處祭天一所祭
地又一所也是以孝經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
孝故事地祭而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爲高必因丘陵

爲下必因川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蓋謂冬至祭天于
圜丘之上是因丘之高而治以爲壇謂之因天事天夏
至祭地于方澤之中是因澤之下而營以爲兆謂之因
地事地故孝經說曰王者事天明必祭天神于南郊事
地祭必祭地祇于北郊而漢志引禮記曰兆于南郊所
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所以就陰位也是兩
郊分祀在諸經亦均有之不止周禮春官文也

若謂南北郊分祀始自漢武時祠官寬舒等所議則大
不然秦祀天神一曰天神在南郊山下二曰地祇在澤
中圜丘而漢文用禮官議謂古者天子夏日必親郊祀

不止冬至爲然故漢郊祀志云漢文祭泰乙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乙日夏至祠地祇則不特分祀二郊且冬夏二至亦俱依舊制行之是必周末漢初猶有相沿定禮承襲不改故蛛絲馬跡彼此一綫若武帝時寬舒所議不過立后土祠于汾陰與郊雍對耳何嘗立南北郊乎其後成帝用匡衡張譚諸議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而立南北郊于長安至元始中而劉歆左咸之徒合諸儒數十人議定郊禮名爲元始儀以至後漢光武兆南郊于洛陽之陽兆北郊于洛陽之陰悉遵其議而地祇之祭遂歷魏晉六代以至唐宋元明並未

偏廢其或稱北郊或稱立丘或稱地郊或合祀或分祀或以女祖配或以男祖配或一配二配三配而要之有地祭一禮則自三古迄今未有異也

乃不學之徒謂二郊之名始于周禮而并周禮亦不學者且謂始于大司樂文凡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可得而禮諸語因欲變其說謂此是合樂不是大享揣其意不過欲辨圜丘方澤二名非郊祀地也不知圜丘卽泰壇方澤卽泰折圜丘因丘陵方澤因川澤二郊之名諸經有之不始周禮前亦旣言之詳矣若謂大宗

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並無地祇之說則似全不知周禮者周禮大宗伯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地示禮卽祭地禮也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彪無非以地祇禮與天神對言卽大司樂文亦有云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原不止奏圜丘奏方澤數語乃卽此數語又未全讀據謂圜丘方澤是台樂地非祭祀之地則後文卽云于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豈此宗廟之中亦

台樂地非大享地耶且謂合樂非祭祀者此宋儒最不通之論又不可不一辨者也虞書夏擊鳴球一章是合樂于宗廟者蓋舜祭瞽瞍所奏樂也宋儒臆見謂舜不當有瞽瞍廟不當祭瞽瞍此但合樂以志九韶之美非祭廟文也則虞賓在位羣后俱至毋論樂不虛奏且亦安得請召諸客使勝國之賓五服之辟無不畢集如吳下伎客作勝會者今不知何故忽擇此冬至夏至二日且一集高丘一會下澤而奏此大樂可怪之甚且夫合樂者合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奏之謂也堂上有琴瑟搏拊謂之清歌堂下有管鼗笙鏞謂之閒歌合琴瑟管笙

諸樂器而並奏之謂之合樂此非細故矣故習籥習吹
學干學舞雖在一節亦必居之大學之中况合樂合吹
皆爲大祭祀大燕饗所用未有不習之學宮而可露處
者是以月令季春大合樂以爲獻酌之用仲夏合盛樂
以雩帝仲冬季冬並合吹以饗帝燕族人皆在學皆非
虛奏而至于祭之日則大司樂直云以六律六同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此合樂卽是大享謂
大享時所合樂一如鄉飲鄉射燕禮所云間歌某詩合
樂某詩類故重其文曰奏之蓋奏之則必有聽之者矣
不然黃鐘何律雲門咸池何舞無端彙衆器統衆成衆

變入丘澤之間而漫曰奏之奏之誰耶

陸又曰古不惟不分祀天地亦並無合祀之說蓋古
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但從
祀耳嘗觀魯之僭郊愈知古無南北郊之禮蓋當時
周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魯皆僭之故春秋頒書
其失向使別有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魯亦必並僭
之春秋亦必並書之矣且春秋書乃不郊猶三望此
正與虞書類上帝時禋六宗望山川同則地祭原只
在祭天之中何分祭之有

天地只分祭並不合祭周頌昊天有成命詩序曰郊祀

藝海珠塵
五
天地也名誥用牲于郊牛二解者謂一是天牲一是地牲也因之有天地合祭之疑不知昊天祀天地非謂合祭同此謂謂分祭皆此詩也名誥用牲二一是帝牛一是稷牛詩帝與配分此牲非謂天與地分此牲也此則天地不合祀之明徵也乃謂天地雖不並祀而地祇之祭當附見之祭天之中如祭天于郊而社稷山川俱從祀焉卽此是祭地舍此則別無大地之祭因引虞書望山川春秋猶三望爲據則天祭從祀甚多自圜丘以人鬼百神列祀典外凡旅上帝類上帝大率以五帝六宗三辰四時四類五嶽四瀆諸神從祀而不及社稷惟祈

穀雩報及大雩大災因事之祭則雖祀天神而后土田正在所不免然亦並與山川百源四海五嶽諸望祀者有別是以天地正祭各以類從在社稷並不從天而卽巡狩出征凡因事祭告如司馬法王者興師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亦天地兩告地不從天且亦社稷山川皆不從天告而從地告是祭天而及社稷猶不得謂社卽是地况地是地社稷是社稷山川是山川而以山川望祀坐之社稷不亦謬乎若謂魯僭郊禘不僭地祭以是爲無地祭之證則更不然凡魯所郊只是祈穀上帝一祭其于冬至旅類諸郊

並不僭及蓋郊事不同自二至二郊外有旅上帝類上帝祈穀上帝龍見雩帝季秋饗帝諸事雖皆是天子之禮而二郊大事諸侯所絕至祈穀與夏雩秋饗則諸侯皆得行之故家語定公問孔子謂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而夫子直云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是以不同是魯不僭郊在夫子已明言之乃考春秋所書郊凡有九皆在夏四月而不在春正月是建卯之月而並非子月其為啟蟄之郊非長至之郊明矣若成十七年有秋九月辛丑用郊此即周頌豐年秋報月令季秋大饗之祭亦郊之降殺者故哀十三年子服景

伯因于吳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雖屬謬說然亦借秋報之禮為言並非僭天子大郊之祭乃謂其僭天祭而不僭地祭遂疑無地祭已可笑矣復謂春秋但書郊而不書地祭必是無地祭之故則春秋書郊不書社書烝嘗不書祠禴豈魯無社祭且并無四時祭乎
又問郊特性云郊特性而社稷太宰又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曰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禮運云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王制天子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明皆以社

善治身居
與郊對且他經郊社對舉者不可勝數如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是周禮之見于行事者故胡宏謂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其說似是但郊是大祭非天子不敢舉焉社則次矣自諸侯以至州里皆可行之是亦天尊地卑之義故中庸郊社對舉而以事上帝蔽之此其義與
此說在宋後多有之但仍未是者社爲地祭之一較山林川澤四方四望爲最重故與宗廟對舉而立之國中又立之郊外如禮運所云命降于社之謂穀地降于宗廟之爲仁義明是法地所爲與宗廟並然而泰折瘞埋

原有地祭則自不得以社當地矣是以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禮運亦云杞宋之郊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與社稷明白分別是以周禮于地神稱大亦其祭稱大禮與社稷神之稱土亦諸地神之稱山林亦川澤亦丘陵亦墳衍亦原隰亦者截然不同故社有與郊對舉者皆是小郊與大郊無與大郊則地與天對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也小郊則社與郊對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皆是也蓋類郊旅郊四時郊五帝郊與巡狩征伐及祈禱報反

有事之郊俱是小郊往往與社相對稱如所云報本反始百神受職者皆是秋冬報祭如周頌良耜爲秋報豐年爲冬報並非冬至泰壇之祭故得與社之報本反始百貨可極連類並言以是知中庸郊社之禮往嘗謂郊重社輕故天子得郊而諸侯祇社天尊地卑故郊祭限天子而社祭通諸侯孰知天子有郊諸侯亦有郊天有大小祭地亦有大小祭兩兩對待並未嘗有偏畸也

又問社稷本二神而合祭于社以稷非土不生土非稼不功也但據春秋傳則社爲后土卽共工氏之子也稷初名農卽厲山氏子也至夏末則周棄嗣農爲

稷而后土如故則豈前此無社稷與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考虞舜類上帝時以六宗禋天神以山川望地神及巡狩亦然柴祀天神望秩地神豈此望山川卽社祀與

社義不一而重主田事故祀后土以尸其利祀先農先嗇以報其功祀社及稷自昔有然第后土者以勾龍曾爲土官故以爲名先農或曰神農或曰卽厲山氏之子農司嗇或曰卽后稷然亦古先有其名而後以其人實之蓋社本土神稷本農神禮家名太社又名太稷然後附之以人鬼曰后土曰后稷此如明堂嗣五帝者原有

青帝赤帝諸本神而後以其人實之其在五人帝則有
太皞炎帝諸神在五人臣則又有勾芒祝融諸神是雖
有人神而不礙其爲本神烈山以前不必減周棄以後
不必增凡前儒以人鬼地神爭執是非皆無庸也若謂
古無社稷恐是以山川望祀當之則又不然古社爲田
正之祭與四方相通而反與四望不通故楚茨詩以社
以方雲漢詩方社不莫方雖四方屬地而仍以五帝天
神主之如前所云勾芒祝融類而至于四望則雖是地
祇而與社分列一如周禮所云土示與山林川澤諸示
不同蓋社稷不是地山川嶽瀆諸神又不是社稷曲

祭天地祭社稷祭名山大川祭義天子爲藉以事天地
山川社稷明分三等讀者審之

搆又問古天子有禘而無祫凡春秋所言祫皆是禘
徒以其合食羣廟有是名耳若大傳云諸侯及其太
祖則有祫矣然止及始祖不得禘始祖之所自出至
大夫則并祫亦無有故云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
給及其高祖謂欲祫于廟不得專行必于求于君請
君省察而後行之其說是否
曰有禘無祫予遍觀羣籍後始有此論然猶以先兄亡
後必質之徐仲山張南士二君始于艾堂質禮時毅然

言之而君早見及可謂意識超倫輩矣然天子無祫諸侯亦未嘗有祫大傳所云祫卽是禘也周禮間祀有追享一祭加于四時類祀之間卽是大禘諸侯大夫皆無之故諸侯追享但得及太祖而止不及所自出也大夫則全無追享雖于請于君亦止得上及親盡而追享終無與焉故此所云祫亦只是禘蓋本論禘祭而漸及等殺若別出一祫則所請非所殺矣且祫是合祭禘是加祭若求合而加一親則所省非所請矣况諸侯無祫經傳瞭然見艾堂問條此非可一言決者大抵省者問也審也干者請也有大事者謂時祭卽大嘗大禘也若大夫無

太祖廟正義以爲是支庶不是適子故不祭太祖則不然大夫三廟有二等王制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此是別子惟別子祀所自出得立太祖廟外此則一如祭法祇立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三親而止則此所請者是凡大夫非宗卿宗大夫耳

又問陸道威云五年之禘卽是周時宗法帝嚳有帝摯相承則后稷別子矣別子爲祖故周人祖之其不祖帝嚳者諸侯不敢祖天子也雖文武以後得祖天子而宗法必不可亂因仍祖后稷而特創禘祀一禮以追所自始此周公精意也若后王崛起非世諸侯

無宗法可尋則但以始王爲祖而禘于其廟五年一舉喪畢之禘可不必行也是說何如

漢儒議禮尚不曉宗法及唐宋以後則長夜而已是以漢議定陶宋議濮國明議興獻各以宗法相糾纏並無一人知其義者而道威能傍推其意以及禘禮亦屬難得第其說仍未是也按禘禮最古不始于周觀國語與祭法則皆有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語是五帝已來行之已久此中精意真有言禮家所難測者故夫子亟稱之若不祖帝嚳而禘帝嚳則在商時已然據宗法次嫡爲別子則挈堯兩嫡俱爲天子自宜以后

稷爲別子何則史記以稷母姜嫄爲元妃契母簡狄爲次妃則別子在稷不在契也然而商已先周而祖契且先周而禘帝嚳則契非別子何有宗法然則追享一祭不必周公精意也祇商禮郊冥祖契周禮郊后稷而祖文王頗有參變後儒謂文武定制實祖后稷後王改爲祖文王則大謬不然其云祖文王宗武王皆指明堂言與祖廟祀后稷不同古人文多互見耳若魯有郊禘則郊是孟春祈穀之祭禘是宗子出王之祭此是宗法禮記每云魯郊禘非禮謂郊壇禮樂或祀圜丘出王享獻濫及羣廟故以爲言非謂魯不宜郊禘也至謂後王禘

祭不及所出則漢後並然漢禘高帝並不及太公但云
每遇禘祭則合食高廟他可知矣若云吉禘可不行則
吉禘爲喪畢之禘必不可少蓋祭多名禘俱以審諦昭
穆言而新主入廟則尤審諦所最急者然且一祧一祔
前後有升降而中多遷移使顯然去就彼此難安因特
造此祭使遷主存主共會一室而饗厭之後遷共祧行
祔同親返各警蹕而歸其廟此正先王精意所在故儀
禮最殘闕猶有云吉祭未配吉祭者正此祭也此豈可
少焉

艾堂問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五日同
郡諸學入集于艾堂有問

問禘禘大小在鄭康成禘禘志王子雍聖證論已分
門戶幸後儒辨定俱知是王而否鄭其在兩家有成
說者固不必再請矣第禘禘二祭實未了了如孔氏
正義謂毛傳說禘禘總是不明不知禘禘二祭所始
與先儒爭執所畢竟原是如何
禘禘三名先儒久相爭執予亦散見其大意于論議閒
非一端矣若畢竟經傳則似但有禘而未嘗有禘即春
秋傳禮記偶一及禘然總是爲五年大禘三年吉禘與
四時夏禘稱作解說並非正祭之名蓋禘者合也合祭
之謂也合祭稱禘猶之特祭稱禘但是虛義並非實名

卷每朱

郊社禘禘問

三

只因三年吉禘五年大禘與四時之烝嘗禘俱是合祭
故吉禘稱吉禘大禘稱大禘烝嘗禘稱烝禘嘗禘禘禘
而于是竟增禘祭一名于諸祭之間實則並無此祭也
其並無此祭何也
蓋祭名雖多除虞祔卒哭祥練禫織諸喪祭外其吉祭
之名約有三等國語云日祭月享時類歲祀其日祭不
可考矣月享卽朝享每月朔以特羊朝廟因而告朔然
非正祭名也惟時類四祭以春禘夏禘秋嘗冬烝爲一
等歲祀二祭以三年吉禘五年大禘共爲一等雖國語
尚有禘郊宗祖報五名然郊是外祭而宗祖與報則宗

是明堂祖是祖廟報是不禘廟原非祭等惟荀子有禘
禘烝嘗及大禘五祀名似得要領然禘禘烝嘗祇是時
祭大禘卽吉禘大禘同是歲祭以四時分四祭名則無
等以三年五年合二祭名則躡等蓋歲時本二祭等而
其名有三曰大禘曰吉禘曰時祭大禘者天子五年之
祭也大傳禮不王不禘喪小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
而以祖配之爾雅禘大祭也曾子問天子有嘗禘郊社
之祭尊無二止是以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國語天
子禘郊之事則有合烝又云禘郊必自射其牲又云禘
郊牛繭栗而學記曰不卜禘則不視學總言大也然其

祭則自古有之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冥商頌長發大禘也周頌雝禘太祖也而魯則亦以宗國之故禘及文王論語或問禘之說仲尼燕居明乎禘嘗之義禮運魯之郊禘春秋僖八年禘于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凡諸經諸傳其言禘者不能遍舉然並無一字及禘已可驗矣若夫吉禘則三年喪畢合祭于廟以禘視昭穆者謂之吉禘亦謂之吉禘此卽亂禘于禘之所自始然其祭僅見之春秋而仍無禘名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皆不稱禘卽其禮達于諸

侯左氏于晉亦有以寡君之未禘祀語其或及時禘有烝嘗禘于廟語或及有事之禘如禘于僖公禘于襄公語亦並無有一禘字見于傳文至于時祭則夏祭曰禘雖或稱無定名郊特牲稱春禘秋嘗祭義稱春禘秋嘗祭統稱春禘夏禘王制稱春禘夏禘周禮稱祠春禴夏要總是時祭之四名有互見而無異制不必妄解作夏商之禮但其無禘名則一也蓋時歲三祭有三禘而無一禘其所以誤見有禘名者亦總以諸經說三禘時偶易稱曰禘而讀者不深察也

其三禘之易稱禘而讀者不察奈何

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也然禘亦名禘博士徐禪引春秋傳謂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歲禘即大禘終禘即三年喪祭是大禘即禘矣是以漢元始五年創為五年禘祭而後漢志及司馬彪書皆稱是禘祭章懷太子謂禘即是禘並無二名故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有等殺諸侯及其太祖謂諸侯凡合祭如烝嘗禘等但及太祖而已不及所自出也大夫士則更殺矣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謂大夫士非別子無太祖廟者雖有大嘗大烝于請于君以求道享亦祇及高祖而已并不及太祖

也蓋其所云于禘者正謂有事于廟請得如歲禘之祭追及壇墠指禘言也于禘者于禘也不然天子是禘而大夫所請者是禘指甲而求乙不相蒙矣若謂天子有禘而大夫士有禘則大夫士可各立一祭與天子等乎至于吉禘則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商頌玄鳥祀高宗也註謂祀者禘也以吉禘高宗而合祭之也而杜預鄭玄諸君亦遂以三年吉禘名為禘祭然仍是吉禘耳非別有一禘也若夫時禘則王制天子牲禘句禘禘句禘嘗句禘烝句諸侯牲禘句禘一牲一禘句嘗禘句烝禘句謂天子以春禘為特祭牲者特也而至于禘于嘗

于烝則皆用合祭諸侯不然酌固特祭而禘則一年特而一年禘惟嘗與烝則皆合祭焉是以曾子問于時祭亦曰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蓋以時為禘而非于時外又有禘也自不善解經者以三年吉禘之禘分名為禘以五年殷祭之禘專名作禘遂妄增一禘祭于五年之間謂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併妄解此時祭之禘謂即是三年之禘苟其遇禘嘗烝時天子耶則必先禘祭而後禘嘗烝故曰天子禘酌句禘句禘句嘗句禘酌句禘句禘句嘗句諸侯耶則必先禘嘗烝而後禘且闕一禘祭而特作一禘故曰諸侯酌句禘一句禘一禘句嘗句

禘句烝句禘句總不識時祭之自為禘而妄以三年之禘改名為禘而歷歷與時祭三名較列前後至于如此解經于是埽地矣彼亦知大禘吉禘時祭之必合祭故稱禘乎謂禘與烝合祭也何故必合祭願遂聞之謂以至哉左者祭法不傳大抵重禘而輕禘天子自喪奠喪祭祇特祭死者外日祭不可考月享則天子周七廟諸侯限親廟而其餘時歲皆用合祭蓋天子有祭及毀廟之大禘吉禘兩大禘而諸侯止有吉禘之禘而無大禘之禘殺也天子有祭及存廟之三時小禘曰禘曰嘗曰烝而

諸侯則止有烝嘗二祫而禘則植祫半焉又殺也然則天子諸侯所共爲植祭者獨春祫一祭耳蓋植祭最輕有必不可一再行者其祭儀祭法不知何等但考古祭禮煩重卽四時恒祭亦必先月而滌養先旬而齋戒先三日而筮擇先一日而省眡而至于祭之日則周制從朝至闇窮此日之力自啟祐以至送尸灌鬯以至醑酢毋論薦腥薦熟合烹加俎歷有儀節其七獻九獻圭瓚非一舉祝告嘏告詔辭非一進于堂于祊素祭非一地出奏入奏工備非一樂向使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時必不周以一人而行七祭則力必不給若謂日祭一廟可

以遞行則前祭誼日未可該後祭之日此廟卜牲焉能通彼廟之牲然且一祭未繹而一祭又將省灌矣一尸未謾而一尸又當筮宿矣兼行之則一日不能行數禮各行之則十日不能舉一祭又况文武二廟在七廟之外廟遷廟又在文武廟之外合之非有餘分之卽不足而至于行事瑣細倍難懸斷試問筍簋鼎鑊何住何移禴親祖尊誰先誰後求之諸經固無文考之祀典亦不載此固口必不可言身必不可行之一大事也第不知古來植祭之法何以不傳卽從來議禮之家何以並不計及張南士嘗曰吾不知植祭何如假一日而歷七

廟則質明禋嘗謂之晨禋歷七廟則不晨矣早食進饋謂之朝踐歷七廟則不朝矣使七日而行七祭則卜日而祭歷七日非所卜矣明日而釋歷七日非明日矣是以時祭有四而左傳稱烝嘗禘三名而不及禘禘誠以禮必禘祭雖喪祭祇祭死者而禮于虞祭曰哀薦禘事禘禘祭曰作此練禘總必加以合祭之名惟春祭省禘專予以禘然究不知禘禘之減略而便捷其儀其法何等也是以漢後立廟皆同堂異室便于合享卽所在祠廟亦必使有司攝祀不能遍及正以禮難禘祭祭則必禘蓋禘有凡祭總名不必別設一禘在凡祭間也

辨析至此真是千秋長夜豁然見天日矣特尚有請者公羊稱大禘卽是古禘左傳稱歲禘大傳稱于禘卽是禘禘王制稱禘禘嘗禘烝卽是時禘此外無禘矣乃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則實有限年之禘限年之禘豈此禘非諸祭乎抑亦禮緯本謬說不可用乎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雖緯書有之然實不始緯書劉向說苑卽有三歲一禘五歲一禘三語故後漢光武初張純議禮亦曰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見郊祀志此皆在西漢議禮家相傳之言推其始仍是公羊傳三年一禘

五年殷祭二語而誤作解說以致有此蓋三年喪畢而合食太祖是三年一禘也殷禘既行又五年而再殷禘是五年一禘也然而三年之禘是吉禘五年之禘是夫禘則仍是禘不是禘矣儒者用公羊之說而不甚理會竟忘三年之禘爲吉禘遂判作每三年一禘夫每三年必吉禘乎然且三年五年俱不能校計鄭氏乃造一三年喪畢二十五月而吉禘又明年而大禘然後又五年而又禘一則合公羊再殷祭再字之義一則謂春秋書僖八年禘宣八年亦禘則必實三年加五年而後與八年之數合于是增一禘在吉禘之後而不知三年一禘

則但一吉禘而已畢無每三年再禘之禮何則吉禘不可再也五年一禘則從三年喪畢後每五年而得一禘故僖之與宣皆以八年有大事不從吉禘數亦不從先君忌日數何則以忌禘有闕日也如以忌禘闕日未週三年必增一禘于吉禘之後則僖宣三年皆未書禘爲不可通矣如謂殷祭有再必作兩禘則禘繼禘起卽是再禘乃又增一禘于禘禘之間是爲三殷非再殷矣後儒校計年限在魏晉以後尤爲紛紜有謂禘禘如置閏然兩頭如四實不盈三故三年一殷五年再殷八年三殷十一年四殷此博士陳舒之說而徐邈議禮謂五年

再殷必六十分中每三十月得一殷則三年省六個月
六年省十二個月適合五年再殷之數其各逞臆見不
可枚舉至唐睿宗後太常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至二
十七年凡五禘七祫而禘祫且同歲矣又曰禘之後
併為再祫五年之內驟有三殷無一而可者則是祫禘
並舉三五遞代其于理于數俱有未當是何如屏祫存
禘捐三得五為可通也乎

然而諸經無祫周禮并無禘何也吉頌禘亦不與夫
周禮儀禮皆無禘名然皆有其禮儀禮喪服曰諸侯及
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禘也周禮稱大祭

祀大人鬼大祝大號亦禘也蓋禘名殷祭殷者大也夫
猶是歷祭之先王先公而獨以大稱此非帝嚳后稷異
嘗殷祭莫當之矣是以大宗伯職在祠春禴夏嘗秋烝
冬四時祭前原有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語
其所云肆獻裸饋食俱指禘言以歲祭在時類前也即
司尊彝有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語其所云追享亦指
禘言謂朝享即月祭為月朔朝廟追享即追祭所自出
也蓋追享與朝享以一歲一月間于四時之祭而追享
舉其大者朝享舉其小者總稱間祀謂與時祭得大小
相間故也舊儒以肆獻裸為祫饋食為禘則大不然禘

亦有裸獻陳牲吉禘亦有朝踐饋食豈可分屬此由誤解郊特牲饗禘有樂食嘗無樂以饗屬禘食屬烝嘗遂倣爲是說殊不知禘嘗皆饗食而春夏物產未盛以飲爲主秋冬穀畜成熟以食爲主大禘與吉禘無此義也若追享朝享舊儒亦以追享屬吉禘朝享屬禘則朝享者月朔之祭在禮祭中儼有是名春秋正義所謂以餼羊朝廟然後告朔者此也豈可溷焉

然則三禘皆禘祭其同異如何
吉禘之禘則祭于太祖之廟凡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東向凡昭南向凡穆北向以爲

死者入廟當合先公先王而並諦視之且二祧當祧一主人毀廟矣是必迎毀廟之主齊食太祖然後將新祧一主隨舊祧衆主而並遷焉而新祧之主乃得從二祧三親而返于禘宮則于祧于耐兩皆泯然此固先王制禮之用心其遍及毀廟與存廟者非誇大也情有然也至于大禘則雖閒五年而其禮與吉禘等所異者祭出王耳故商頌大禘則及玄王相土諸遠祧周頌大禘則及烈考皇考諸親廟而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是遠祧逸禮記祝詞稱孝子孝孫是親廟此劉歆馬融鄭衆賈逵諸儒皆主此說有故也惟後漢張純議

禘謂毀廟之主皆合食高祖而存廟之主反不與焉此
但及遠祖而不及親廟其說與諸經有未合矣若鄭立
則謂王季以上先公之主皆合食太祖而文武以下及
四親廟則祇分食于文武廟中昭從武廟穆從文廟與
太祖之祭判作三日而同一釋祭此則言合祭之最變
者然舊儒多非之至唐陸淳則造一妄說謂祇祭出王
與祖配爲二而羣廟遠近俱不之及此真毫無考據信
口罔誕之謬論而宋人反遵之吾不解也
若夫時禘則第及存廟之主而已曾子問云七廟五廟
無虛主惟祫祭于廟爲無主耳又云祫祭于祖則祝迎

四廟之主則其限于存廟可知雖小雅有祔祠烝嘗于
公先王語于公者先公祖紺以上遠祧也先王者太王
以下及後王卽存廟也似遠祧親廟俱合祭者不知此
該時歲諸祭爲言祔祠句是時祭于公句是禘祫概詠
之也時禘止存廟不特先公不合食卽先王亦不合食
也制所限也
至其祭儀如何
則鄭立欲爲祫大禘小之說謂祫有十二獻禘止九獻
則與國語禘郊之事有全烝禘郊之牛不過繭栗爲相
左矣謂祫備六代之樂禘止四代則與左傳魯禘用四

代之樂周禘用六代及周禮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
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人鬼為反戾矣不強爾果為財
其祭日如何大禘心之始則吉禘無時時祭在四仲或在四孟而惟大禘則往與
夏禘相通總在夏日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
祖周七月夏五月也明堂位云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于太廟周六月夏四月也是以張純謂禘在四月而崔
靈恩謂宣在夏五月春秋宣八年六月禘即四月僖八
年七月禘即五月要之總夏月耳其祭日如何

藝海珠塵

經部春秋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婁縣 姚 椿 春木校

小國春秋

焦袁熹纂

袁熹字廣期號南浦江蘇金山人康熙
丙子舉人以薦舉奉 召辭病不赴安
甚富皆以此木軒標題

邾

曹姓顓頊之後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為附庸即鄒
縣是也安至儀父十二世附從齊桓公進爵稱子
其後滅于楚

魯隱公元年 儀父邾君字與魯侯盟于蔑 及魯鄭

盟翼 五年宋取我田及鄭人伐宋 七年秋魯伐我

欲以求宋 桓公八年魯伐我 十五年使世子朝于

魯 十七年公會魯侯盟于 儀父 宋魯衛伐我 莊

公十三年齊侯為北杏之會我與會 十五年從齊宋

伐郟 十六年公薨 二十年公薨 閔公二年

魯哀姜遜于我 魯季友以公子申僖公來奔 僖公元

年會齊侯已下于櫟 魯敗我師于偃邾地 十八年

從宋公已下伐齊納孝公 十九年同宋公及曹人為

曹南之盟鄆子來會執而用之邾文公 二十一年魯伐

我滅須句風姓 二十二年魯伐我取須句八月

公以須句故伐魯敗之獲魯侯冑 三十三年魯伐我

取訾婁 秋復伐我公子遂 文公七年魯伐我 十

三年公薨 蘧文公享國 五月自鄆遷于繹 十四

年伐魯南鄙魯叔彭生伐我 立定公晉納捷菑于我

弗克納 宣公元年公朝魯 十年魯伐我取繹 十

七年公會晉侯已下同盟于斷道 十八年使大夫殺

鄆子于鄆 成公二年會楚人已下盟于蜀 五年公

會晉侯已下同盟于蟲牢 六年公朝于魯 七年公

會晉侯已下同盟馬陵 十八年會晉人等伐郟 十三

年會晉侯已下伐秦 十五年會晉侯已下同盟于戚
會晉士燮已下會吳于鍾離 十六年會晉侯已下
于沙隨 會尹子已下伐鄭 十七年會尹子已下伐
鄭同盟于柯陵 冬會單子已下伐鄭 公薨 纘且
十八年公朝魯 會晉侯已下同盟于虛打 襄公元
年會晉欒黶已下圍宋彭城 會齊崔杼等次于鄆 鄭
地 秋公朝魯 二年會晉荀偃等于戚 冬會荀偃
已下等于戚城虎牢 三年公會單子已下同盟雞澤
公四年伐鄆魯臧孫公紇來侵敗之于狐駘 五年公
會諸侯于戚 六年魯穆叔來聘 七年公會諸侯于

鄆 八年會晉侯已下于邢丘 九年公會晉侯已下
伐鄭同盟于戲 十年公會晉侯已下會吳于祖 公
會晉侯已下伐鄭 十一年公會晉侯已下伐鄭盟亳
城北 公會晉侯已下伐鄭 十四年會晉士句等會
吳于向 會晉荀偃已下伐秦 會晉士句已下于戚
十五年伐魯 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溴梁大夫盟晉
執我公以歸 宣公 十七年公薨 宣公 伐魯 十八
年公會晉侯已下圍齊 十九年盟祝柯晉人執公 悼
以伐魯故 二十年公會晉侯已下盟澶淵 魯仲孫
速帥師伐我 二十一年庶其以漆聞丘二邑叛奔魯

公會諸侯于商任 二十二年公會晉侯已下于沙
 隨 二十三年界我叛奔魯 魯臧孫紇來奔 二十
 四年公會晉侯已下于夷儀 二十五年公會諸侯于
 夷儀秋同盟重丘 二十七年公悼如宋向戌弭兵及諸
 侯國之大夫盟 二十八年公朝于魯 三十年會晉
 人已下于澶淵宋災故 昭公元年公薨悼公十一年
 公會魯仲孫貜盟于祿禚 十三年公會晉侯已下
 同盟于平丘 十八年入郟 十九年宋公我我取蟲
 歸郟俘 及郟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 二十五年
 會晉趙鞅已下于黃父 二十六年公會齊侯已下盟

鄭陵 二十七年會晉士鞅已下于扈 快奔魯 定

公三年公薨莊公公及魯仲孫何忌盟于拔 四年

公會劉子已下召陵侵楚盟皐鼬 十四年公如魯會

魯侯定公十五年公朝魯隱公公如魯奔魯侯之喪

哀公元年魯伐我 二年魯伐我取鄆東沂西田公

及魯盟于句繹 三年魯何忌伐我 六年魯伐我

七年魯侯伐我以公歸隱公四諸負瑕 八年魯歸公

吳來討四公于樓臺 十年公奔魯遂奔齊 公會

吳子郟子伐齊 二十一年公與齊侯魯侯盟顧 二

十二年公自齊奔越隱公越人歸公太子革奔越 二

十四年越執公以歸立公子何謂公太子 莒初都計後徙莒
莒莒滅于齊二十一年公與莒盟 莒莒盟于
莒莒嬴姓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與于莒初都計後徙莒
自紀公已下為已姓滅于楚向小國姜姓
魯隱公二年我入向弗地曰入 公及紀子帛盟于
密四年伐杞取牟婁八年九月及魯侯盟于浮來
莊公十年齊滅譚譚子來奔 十八年齊鮑叔牙以
公子小田來奔 十九年魯夫人姜氏來 二十年復
來 二十七年使大夫慶逆魯叔姬 閔公二年魯公
子慶父來奔 僖公元年魯季友敗我師于鄆魯地 獲

公弟孳 二十五年茲丕公會魯侯衛子盟洮 二十
六年公會魯侯衛甯速盟向 文公七年徐伐我 魯
公孫敖來盟 八年公孫敖來奔 十八年太子僕
弑父紀公奔魯魯使出諸境 宣公四年齊侯魯侯平
我及鄰弗從魯伐我取向 十三年齊伐我 成公八
年魯公孫嬰齊來逆女 晉使如吳假道于我 九年
公會晉侯已下同盟于蒲 殺楚公子平楚師圍我 我
衆潰奔楚 十四年公薨 十七年齊高無咎來奔
襄公元年會晉欒黶已下圍宋彭城 三年公會單子
晉侯已下盟雞澤 四年伐鄆 五年公會諸侯于戚

六年滅郟 七年公會晉侯已下于鄆 九年公會諸侯伐鄭盟戲 十年公會諸侯會吳于柤 秋伐魯公會諸侯伐鄭 十一年公會諸侯伐鄭秋同盟亳城北 公會諸侯伐鄭 十二年伐魯圍台 十四年會晉士匄等會吳于向 會晉已下伐秦 侵魯 會晉士匄已下于戚 晉執我公子務婁 十六年公會晉侯已下于溴梁晉執公以歸犁比 十八年公會諸侯圍齊明年盟祝柯 二十年及魯平會魯仲孫速盟向公會晉侯已下盟澶淵 二十一年公會諸侯于商任 二十二年公會諸侯于沙隨 二十三年齊襲我

公遇之獲華還杞殖及齊平 二十四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公會晉侯已下于夷儀 二十五年公會諸侯夷儀八月同盟重丘 齊侯立景與大夫及公盟于二十九年會晉荀盈已下城杞 三十年會晉人已下于澶淵 三十一年世子展與弒公犁比而自立 昭公元年公自齊入去疾展與出奔吳魯季武子伐我取鄆 五年牟夷以牟婁及防茲叛奔魯魯叔弓敗我師于蚡泉 十年魯伐我取鄭 十三年公會諸侯盟于平丘 十四年公薨著丘公殺公子意恢 會齊侯及徐邲盟蒲隧 十九年齊伐我 二十二年敗齊師于

壽餘齊侯伐我行成盟 二十三年國人逐公庚公奔
 魯齊人納著丘公之子郊公 二十六年公會齊侯魯
 侯等盟鄆陵 三十二年會晉已下城成周 定公四
 年公會劉子已下于召陵侵楚 十五年公如魯會葬
 哀公六年齊國夏來奔 十四年公薨 狂
 滕

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于滕侯爵為周卜正
 魯隱公七年春公薨 十一年春公與薛侯同朝于魯
 桓公二年朝魯是年滕稱子 莊公十六年公會齊侯宋
 公已下同盟于幽 僖公十九年宋人執公宣公嬰齊 二

十二年公從宋公已下同伐鄭 文公十二年朝魯昭

宣公九年公薨昭公 宋圍我因喪 十年宋伐

我 成公十三年會晉已下伐秦 十六年公薨文公

襄公元年會晉欒黶等圍宋彭城 五年公會晉侯

已下于戚 十六年朝魯成公 十九年公會諸侯盟戲

十年公會晉侯已下會吳于柤 公會諸侯伐鄭 十

一年公會諸侯伐鄭盟亳城北 公會諸侯伐鄭 十

四年會晉士匄等會吳于向 會晉荀偃等伐秦 十

八年公會諸侯同圍齊 十九年盟祝柯 二十年公

會諸侯盟澶淵 二十四年公會諸侯于夷儀 二十

樂聞而易曉焉。名曰小兒語。是謹呼戲笑之間。莫非義理身心之學。一兒習之。可為諸兒流布。童時習之。可為終身體認。庶幾有小補云。縱無補也。視所謂盤脚盤者。不猶愈乎。沙隨近溪漁隱書。臨桂陳宏謀案。滄浪之歌。孺子歌耳。孔子歎為自取。且呼小子聽之。當是時。不復計其歌之出自孺子也。近溪先生思所以語小兒。而因自為小兒語。若規若刺。若諷若嘲。衝口而出。自然成音。小兒聞之。果小兒語也。嗟乎。兒固有不見時。兒時熟之。復之。不見時思之。味之。雖欲終視為小兒語。不可得已。或曰。言之毋乃不文。夫以小兒語語。

小兒亦焉用文為哉

四言

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慌張。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先學耐煩。快休使氣。性燥心粗。一生不濟。能有幾句。見人胡講。洪鐘無聲。滿瓶不響。鐘雖大不撞不鳴。半瓶水多有聲。自家過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非又多了。飾無心之失。說開罷手。一差半錯。那箇沒有。寧好忍錯。休要說謊。教人識破。誰肯作養。要成好人。須尋好友。引醉音醉也。若酸那得甜。酒與人講話。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須強說。察言而觀色。

當面證人惹禍最大是與不是儘他說罷。造言起事

誰不怕你也要提防王法天理。王法天理不怕惡人我打人還自

打幾下。即是打我罵人還換口白罵。既做生人便有生

理箇箇安閒誰養活你。世間生藝要會一件有時貧

窮救你患難。飽食足衣亂說閒耍終日昏昏不如牛

馬。牛耕犁馬騎坐擰頭車尾窮漢營生曰求升合休

與相爭。兄弟分家含糊讓。讓要讓子孫爭家厮打

告狀。讓得不明亦是爭端強取巧圖只嫌不殼橫來之物要你

承受。非理所得豈能常保

小兒言

兒小任情驕慣大來負了親心費盡千辛萬苦分財

箇箇人。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

禍舍施能費幾文。乞兒口乾力盡終日不得一錢敗

子羹肉滿桌喫著只恨不甜。富家一席酒貧漢一年糧不可不知蜂蟻

也害饑寒。螻蟻都知疼痛誰不怕死求活休要殺人害

命。自家認了不是人可不好說你自家倒在地下人

再不好跌你。氣惱他家富貴暢快人有灾殃一些不

由自己可惜壞了心腸。人各有命嫉妬何益逆天罪

老子終日浮水兒子做了溺鬼老子偷瓜盜果兒子殺

雜言

小兒語

人放火言為父者不可 休著君子下看俗人下休教
 婦人鄙賤類是也 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口惟
 不難要他心上無言也 人言未必皆真聽言
 只聽三分還要虛心審察 休與小人為讐小人自有
 對頭我且 幹事休傷天理防備兒孫辱你遠在兒孫
 你看人家婦女眼裏偏好人家看你婦女你心偏惱凡事
 要將心比心 惡名兒難揭好字兒難得 大嚼多噎大走
 多蹶凡事小 為人若肯學好羞甚擔柴賣草顏曾思
 無為人若不學好誇甚尚書閣老 慌忙到不得濟安

祥走在頭地 話多不如話少 話少不如話好果不當
 也是 小辱不肯放下惹起大辱倒罷此受氣不過者
 不能必至 天來大功莫大功 禁不得一句自稱縱使人
 家敗身亡功於海那深罪 莫大功 禁不得雙膝下跪 一爭
 人纔免嫉妬如海那深罪 莫大功 禁不得雙膝下跪 一爭
 兩醜一讓世交之自金 新吾近溪之子明萬歷甲
 小兒皆有語語皆成章然無謂先君謂無謂也更之又
 謂所更之未備也命余續之既成刻矣余又借小兒原
 語而演之語云教子嬰孩是書也誠鄙俚庶乎嬰孩一
 止傳哉乃余竊自愧焉言各有體為諸生家言則患其

江表錄

小兒語

四

婦人鄙賤是也。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
 不難也。要他心術奸險與瞞不過天眼。使他不辨。
 只聽三分。不可聽說便行。休與小人為讐。小人自有
 兩頭一翳。兩面。防備兒孫。你還在此。
 人緣。於此。禁不。禁不。禁不。禁不。
 不論。天來。天來。天來。天來。
 小兒不肯。不肯。不肯。不肯。
 新去。新去。新去。新去。
 結。結。結。結。

藝海珠塵

經部小學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長興 張 天麟 紹渠校

續小兒語

呂 坤

坤字叔簡號新吾近溪之子明萬歷甲戌進士官刑部侍郎有去偽齋集呻吟語

小兒皆有語。語皆成章。然無謂。先君謂無謂也。更之又
 謂所更之。未備也。命余續之。既成刻矣。余又借小兒原
 語而演之。語云。教子嬰孩。是書也。誠鄙俚。庶乎嬰孩一
 正傳哉。乃余竊自愧焉。言各有體。為諸生家言。則患其
 不文。為兒曹家言。則患其不俗。余為兒語而文。殊不近

藝海珠塵

續小兒語

一

體然刻意求為俗弗能。故小兒習先君語。如說話莫不
鼓掌躍誦之。雖婦人女子亦樂聞而笑。最多感發。習余
語如讀書。謦謦惺惺。無喜聽者。拂其所好。而強以所不
知理。固宜然。嗟嗟。兒自有不見時。即余言或有裨於他
日。萬分一第。恐小兒徒以為語。人徒以為小兒語也。無
論文俗。總屬空談。雖仍小兒之舊語可矣。先君何庸更
余何庸續。且演哉。重蒙養者。其繹思之。陳宏謀案小
兒語。天籟也。續小兒語。人籟也。天籟動乎天機。人籟
鑿乎人意。婆心益急矣。吳自蘭泉之辨

四言

心要慈悲。事要方便。殘忍刻薄。惹人恨怨。手下無能。
不是故意。從容調理。他若有才。不服事你。遇事逢人。豁
綽舒展。要看男兒。須先看膽。丈夫只怕休將實用。費在
無功。蝙蝠翅兒。扇名文一把。一般有風。扇有值銀三五兩
一不積財。二不結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要知親恩。
看你兒郎。你看兒郎何如。便要求子順。先孝爺孃。你不
父母你兒照你樣行。知親看你何如。與人誇偏。
都見面前。誰知腦後。笑著不覺。說著不受。人誇偏
喜。人勸偏惱。你短你長。你心自曉。誇你是真是假。不
幼不才。瞞避尊長。外人笑罵。父母誇獎。僕隸縱橫。誰

向你說惡名你受暗利他得從小做人休壞一點覆
 水難收悔恨已晚立身一敗貪才之人至死不止不義
 得來付與敗子貨悖而入者都要便宜我得人不已
 無兩得虧人是禍虧已是福怪人休深望人休過省你
 之理怪人深則禍必不測正人君子邪人
 閒煩免你暗禍望人過則心必不遂
 不喜你又惡他他肯饒你人而不仁疾好衣肥馬喜
 氣揚揚醉生夢死誰家兒郎今日用度前日積下今
 日用盡來日乞化人生福分都有定數譬如一石糧食
 十日一日一石只無可奈何須得安命怨歎燥急又
 喫一日自然之理增一病雙無大小只怕傷心思若教急一芥千金

自家有過人說要聽當局者迷旁觀者醒丈夫一生
 廉耻為重切莫求人死生有命共要甜先苦要逸先勞
 須屈得下纔跳得高惟忍乃白日所為夜來省已
 惡當驚是善當喜人譽我謙又增一美自誇自敗還
 增一毀害與利隨禍與福倚只箇平常安穩到底怒
 多橫語喜多狂言一時福急過後羞慙人在世守
 身實難一味小心方得百年慕貴恥貧志趣落羣驚
 奇駭異見識不濟心不顧身多慙口不顧腹多食人
 生實難何苦縱欲纔說聰明便有障蔽不著學識到底
 不濟威震四海勇冠三軍只沒本事降伏自心非制

難而自治之難非任矮人場笑下士塗說學者識見
氣之難而循理之難要從心得讀聖賢書字字體驗口耳之學夢中喫飯
男兒事業經綸天下識見要高規模要大待人要豐
自奉要約責已要厚責人要薄一飯為恩千金為誓薄
極成喜愛重成愁一颺鼠殺象蜈蚣殺龍忽微蟻穴破
隄蝮孔崩城忽小意念深沉言辭安定艱大獨當聲色
不動相彼兒曹乍悲乍喜小事張皇驚動鄰里有識
方是大器分卑氣高能薄欲大中淺外浮十人九敗自坐井
觀天面牆定路遠大事業休與共做兩冷眼觀人冷耳
聽話冷情當感冷心定靜沉思理理可理度事有事

體只要留心切莫任已

六言

修寺將佛打點燒錢買免神明災來鬼也難躲為惡天
自不容鬼神原不賣福修寺燒錢何益貧時悵望糟
糠富曰驕嫌甘旨天心難可人心邪箇知足餓死下苦
甜下咽不覺是非出口難收可憐八尺身命死生一任
舌頭昔人云病從口出因循惰慢之人偏會引說天命
一年不務農桑一年忍饑受凍萬事盡了心力天公
不要房住神道不少衣穿強似將佛塑畫求福免禍心
神明大家都說行善不知此心不如救些貧難這却是
為神乎為已乎行善乎行利乎

續小兒語

不肯為彼善事上官忘情民瘼者何以異此

世人三不過意王法天理人

情這箇全然不顧此身到處難容責人絲髮皆非辨

已分豪都是盜賊千古元兇盜賊何曾覺自柳巷風

流地獄花奴胭脂刀山喪了身家行止落人眼下相看

只管你家門戶休說別個女妻第一傷天害理好講

閨門是非此天下之大惡也他若是實與人侮不要

埋怨只當人羞不要數說回護人極不要跟尋只當人

愁不要喜悅只當憂念大凡做一件事就要當一件事若

之苟且粗疎定不成一件事少年志肆心狂長者言

必偏惱你到長者之時一生悔恨不了改節莫云舊

善自新休問昔狂貞婦白頭失守不如老妓從良自

家痛痒偏知別箇辛酸那覺體人須要體悉責人慎勿

責苛快意從來沒好拂心不是命窮安樂人人破敗

憂勤箇箇亨通兒好何須父業兒若不肖空積不知

教子一經只要黃金滿室君子名利兩得小人名利

兩失試看往古來今惟有好人便益厚時說盡知心

隄防薄後發洩惱時說盡傷心再好有甚顏色事到

延挨怕動臨時却恁慌忙除却差錯後悔還落前件牽

腸往日真知可惜來日依舊因循苦肯當年一苦無

邊受用從今東家不信陰陽西家專敬風水禍福被

此一般費了錢財不悔。德行立身之本。才識處世所
先。孟浪癡呆。自是空生人代百年。謙卑何曾致禍。忍
默沒箇招災。厚積深藏。遠器輕發。小逞凡才。儉用亦
能。穀用要足。何時是足。可憐惹禍傷身。都是經營長物。
未來難以預定。算穀到頭不穀。每事常餘二分。那有悔
的時候。火正灼時都來。火一滅時都去。炎涼自是通
情。我不關心去住。何用終年講學。善惡箇箇分明。穩
坐高談萬里。不如蹉跎音趨卓。蹉者行也。一程。萬古此身難
再。百年展眼光陰。縱不同流天地也。休澆汗了乾坤。
世上第一伶俐。莫如忍讓為高。進履張良結襪之。張釋膝下。

韓古今真正人豪。學者三般要緊。一要降伏私欲。二
要調馴氣質。三要跳脫習俗。百尺竿頭進步。鑽天巧
智。多才饒你站得脚穩。終然也要下來。莫防外面刀
鎗。只怕隨身兵刃。七尺蓋世男兒。自殺只消三寸。此有無窮之味。愛身者當自得之。

雜言

創業就創乾淨。休替子孫留病。只圖眼前便宜。却忽日後反覆。子孫必受其害。
童生進學。喜不了。尙書不陞。終日惱。始終是一箇人。心有甚盡足。
若要德業成。先學受窮困。若要無煩惱。惟有知足好。若
要度量長。先學受冤枉。若要度量寬。先學受懊煩。十日

無菽粟身亡十年無金珠何傷 事只五分無悔味只
 五分偏美 老來疾痛都是壯時落的 衰後冤孽都是盛
 時作的 見人忍默偏欺 忍默不是癡的 鳥獸無雜病
 窮漢沒奇症 聞惡不可就惡 恐替別人洩怒馬知非
 氣出 休說前人長短 自家背後有眼 濕時細就斷
 了約兒不散 小時教成 歿了父兒不變 說好話存好心
 行好事近好人 算計二著 現在纔得頭著不敗凡事
 後門有救性 君子口裏沒亂道 不是人倫是世教
 此萬全之道 君子腳跟沒亂行 不是規矩是準繩 君子胸中所常
 體不是人情是天理 好面上灸九音箇疤兒 一生帶破

白衣上點些墨兒 一生帶碗叶烏 恩怕先益後損恩則
 反為讐前 威怕先鬆後緊則管束不下 飢勿使耐飢過
 功盡棄 傷飽勿使再傷傷脾 熱勿使汗汗則腠理洩冷勿使顫
 音戰顫則肌 未飢先飯 未迫先便便大小便也此遇
 膚閉而鬱火 知 久立先養足 久夜先養目 清心寡慾水火不動則
 血無 不服四物 省事休嗔動形不勞而怒不服四君
 耗 酒少飯淡無厚味濕熱 二陳沒幹 慎寒謹風無外感賊
 膚續命無功此務本而修內之意 線流衝倒泰山休
 為惡事開端不此禍始休開便是福 才多累了已身
 地多好了別人求者求拙求少求下求後 白首貪得

不了。一身能用多少。趁心休要歡喜。災殃就在這裏。
 未須立法。先看結煞。立了行不得。休與眾人結讐。
難犯。休作公論對頭。公道難容。做第一等人。幹第一等事。
 說第一等話。抱第一等識。欺世瞞人都易。惟有此心難。
 昧。暗室雖是無人。自身怎見自身。背地為一不善。自家見自家也羞。
 蘭芳不厭谷幽。君子不為名修。觸龍耽怕。騎虎難。
 下。焚結碎環。這箇不難。解環破結。畢竟有說。無忽。
 久安無憚初難。處世怕有進氣。為人怕有退氣。乘。
 時如矢。待時如死。毋賤賤。毋老老。毋貧貧。毋小小。
 欲心要淡。道心要豔。上看千仞。不如下看一寸。前看

百里不如後看一鞭。將溢未溢。莫添一滴。將折未折。莫。
 添一搨。無束燥新。無激憤人。辯者不停。訥者若藁。
 辯者面赤。訥者屏息。辯者纔住。訥者一句。辯者自慚。訥。
 者自謙。積威不論從違。別驅勢迫。積愛不論是非。愛溺。
者不。一子之母餘衣。三子之母忍飢。越少越專。越多。
推託攀者。世情休說透了。世事休說盡了。盼望也。
大家耽閒。空勞盼望。懷無外慕。愁懼也須去。多了一愁懼。有。
受之。貪喫那一杯。把百杯都嘔了。捨不得一金。把千。
 金都丟了。怪人休怪老了。反不怕怪。愛人休愛惱了。
 勸他太苦。侵晨好飯。算不得午後飽。平日恩多。抵不得。
 反惹後言。

每未星 續小兒語

臨時少施恩要有禍到休愁徒愁何益也要會救救得一分是一

分福來休喜也要會受空喜則福可為災不怕驟只

怕驟不怕一只怕積聲休要太高只是人聽的便了

事休要做盡只是人當的便好此亦有餘要喫虧的

是乖占便宜的是戩雨後傘不須支怨後恩不須施

人欺不是辱人怕不是福剛欲殺身不顧氣柔欲

殺身不悟酒色財當遲就要寧耐當速就要慷慨回

顧莫辭煩前人怕後人歇事難奮玩民難振窮易

過富難享寧受疼莫受癢一向單衫耐得凍乍脫綿

襖凍成病無醫枯骨無燒朽木

